

贈閱

雙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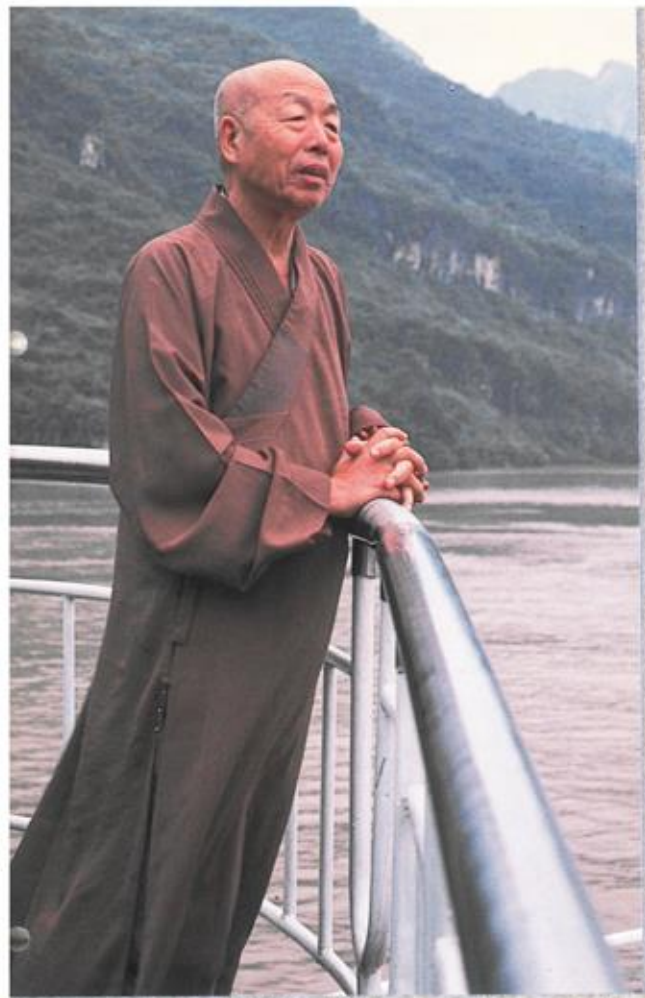
妙 林

心
心
念
佛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妙
題

第6卷8月號



菩 妙和尚法語



吾等凡夫在三界六道中輪迴流轉，苦不堪言。天道中，最高境界的非想非非想處天，壽長八萬大劫；而最初的四天王天，也以人間五十年爲一晝夜，壽命五百歲。天道眾生因前生十善業的因緣，得享天福等特殊勝的果報。而，一般宗教如基督教、儒教、道教乃至回教，也皆主張勸人修善，往生天國，視天界爲究竟。佛教則不僅不提倡升天，甚至鄙視，因爲天道也有命終時的苦厄，福祿享盡，仍舊墮落，輪迴於六道，生死未了，所以天道亦非究竟解脫之處。如帝釋天王統治三十三天，且包括人間的管轄，仍舊無法安樂。不但擔憂阿修羅的攻擊，且天壽享盡，五衰相現時，依舊流轉六道，在此生死苦海之中，何處是依怙？唯有依靠三寶這艘大法輪，才能真正脫離苦海，達到究竟解脫的境地。



目 錄

封面——元亨寺一隅

吳進生攝影

◎三皈五戒

菩妙和尚 2

◎認識根本佛教

釋修振 6

◎佛教的家庭倫理

吳老擇 11

◎日本佛教

吳進生 22

◎除垢！除垢！

湛定譯 38

◎密行的羅喉羅

湛定譯 45

◎會訊

文教基金會 49

◎菩提橋

50

◎佛教英文文摘

法園編譯群 61

◎服務欄

62

三 皈

五 戒

◎ 菩妙和尚開示
◎ 編輯部整理

談到三皈五戒，我們首先講皈依三寶的益處。「皈依」是棄惡皈善。當吾人從心地升起一股棄惡皈善的情操，自然念念清淨，從善如流。而惡念乘虛而入之時，應趕緊覺察將之捨棄；若一念善心升起，我們則要加緊思維繫念在心。再者，藉著週遭環境人事物的歷鍊，佛弟子當親近善環境，而遠離惡境界。這也就是棄惡從善的修行工夫。

「依」有依靠、依照的意思。首先了解何

謂「依靠」，吾等凡夫在三界六道中輪迴流轉，苦不堪言。天道中，最高境界的非想非非想處天，壽長八萬大劫；而最初的四天王天，也以人間五十年為一晝夜，壽命五百歲。天道眾生因前生十善業的因緣，得享天福等殊勝的果報。而，一般宗教如基督教、儒教、道教乃至回教，也皆主張勸人修善，往生天國，視天界為究竟。佛教則不僅不提倡升天，甚至鄙視，因為天道也有命終時的苦厄，福祿享盡，仍舊

墮落，輪迴於六道，生死未了，所以天道亦非究竟解脫之處。如帝釋天王統治三十三天，且包括人間的管轄，仍舊無法安樂。不但擔憂阿修羅的攻擊，且天壽享盡，五衰相現時，依舊流轉六道，在此生死苦海之中，何處是依怙？唯有依靠三寶這艘大法輪，才能真正脫離苦海，達到究竟解脫的境地。再談「依照」。既知三界六道輪迴是一大苦海，吾人又將依照什麼才能臻至涅槃解脫之安樂處所呢？當然也唯有依照三寶的教義來研究、學習，同時配合實際的行持工夫，終至究竟解脫的彼岸。

再者，何謂佛、法、僧三寶？「佛寶」——指釋迦牟尼佛六年苦修，於菩提樹下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之謂。「法寶」——佛陀成道講經說法四十九年（或四十五年），所成就的道理。「僧寶」——佛陀傳授法寶給大迦葉尊者、阿難尊者等，如此一代代傳承，直至今日續佛慧命的僧眾謂之僧寶。

又，佛、法、僧何以稱為「寶」呢？因為佛法僧三寶的價值無上，能讓吾人運用無窮，

受用無盡，且使我們獲得大自在，故而稱之為「寶」。然而，世間之寶，如金銀財寶，當你物資財源充裕之時，做一切事或能得心應手，但是世間的財寶，終非永久非你莫屬，當無常到來，財寶或毀於一旦或歸屬他人。唯有歸依佛法僧，此三寶才是永久屬於自己所有的，且可供吾等生生世世受用。在座諸位你們今天為何來皈依？當然是因為你們多生多劫曾經皈依三寶，依此善根因緣，一旦接觸佛法，自然心生歡喜前來皈依。這是因為前生的皈依善根，繼續今生之受用，誠如經中有言：「一入耳目，永為道種。」凡瞻仰佛像、閱讀經典或聽聞佛法，經由眼觀耳聞，佛法的種子自然深植吾人的心田之中。而今日的皈依即種下來日成佛之善根因緣，當然，其間必需藉由三寶的法水不斷地灌溉、培養，將來必定成就佛道。所以三寶之貴在於其經久不變，恆久常在之特質，使吾人受用無窮，故稱之為「寶」。

然而佛法無邊，從何而入呢？唯從「戒」開始，戒有防非止惡的作用。所謂防非，是防

止感染社會的惡習；止惡則是停止皈依之前已經感染的惡習。接著再談五戒：

不殺生：舉凡人類乃至蟲蟻，絕不殺害。

持不殺生戒者能得兩種善之因緣果報，一者不病，再者長壽。諸位若想生生世世長壽、不病，唯有從不殺生戒著手。

不偷盜：金銀重物，以至一鍼一草，若未經主人允許而擅自取用者稱為偷盜。若生生世世能守持不偷盜的行為，則可成就生生世世坐享榮華富貴，且財物不為五家共有或破壞。（五家：惡王、盜賊、不肖子、水災、火災）

不邪淫：是指夫妻正常關係之外，不亂來。守持不邪淫戒，無論男婚女嫁雙方皆能嫁娶獲至賢夫賢婦，此外，生生世世常得賢子孝孫。現今家庭社會中之不肖子孫，皆因前生不持守此戒而感招的，所以若想有孝子賢孫，需要謹守不邪淫戒。

不妄語：吾人由口所造作的惡業四種。①兩舌——挑撥離間，搬弄是非。②惡口——大聲粗言惡罵。③妄語——說謊不誠實。④綺語——花

言巧語。由口所造的罪惡最為兇狠，口出惡言，較之刀槍殺人的傷害更甚。所以我們要緘口如千金，不胡言亂語，謹言慎行，若能生生世世持不妄語戒，亦有二種果報，一則六親眷屬皆得和睦相處；又則，行至天涯海角貴人常相左右護持。

不飲酒：酒雖非關葷素但有兩種性質。其一動性，使原本平靜的心靈，因酒而心浮氣躁；其二亂性，酒能讓人喪失理智，胡作非為，是非莫辨，多飲更造成神智癡呆，精神麻痺等症候。古人有謂：「酒醉誤江山」，飲酒之弊，危害甚劇，豈可不慎乎！再者，酒當藥，倒也無礙；若率性豪飲，則不妥。不飲酒可得生生世世不生病、且智慧增長之善報。

守持五戒非為他人，一切所得的利益皆歸屬自己，若守持其中任一戒得五位戒神之擁護，守持二戒有十位戒神護持，若五戒具全則二十五位戒神常相守護。持戒之利益雖如此般的功德無量，但需視各人生活環境而有所調適。若五戒全部守持當是最圓滿的，否則選擇其中

可行的一戒或二戒，以漸進的方式達成持戒之圓滿。所以吾人來生是享受榮華富貴，或是面對貧賤匱乏，決非神的意旨，而是依持吾人持戒修行之多寡來論斷的。

唯有藉著願力的鞭策和引導，始能克服萬難來嚴守禁戒，終至盡善，並以此四宏誓願與諸位共勉——

眾生無邊誓願度：今生吾等有幸皈依三寶，發願引度尚未聽經聞法的天下蒼生，皆能共霑法益。

煩惱無盡誓願斷：吾輩凡夫為惑業苦繫縛，終日煩惱惱惱，惡業叢生，故得趕緊學佛斷煩惱，以離苦得樂。

法門無量誓願學：研究學習佛的八萬四千智慧法門，發願生生世世修學佛法。

佛道無上誓願成：佛陀恒住究竟清淨之涅槃境界，誓願學佛，同證無上解脫境地。

大家既然發心來皈依三寶，應該依止佛的教授和教誡，研究學習佛的無邊智慧，並守持戒法，以期斷盡煩惱，終於成就無上的佛果，

是為盼！



認識

根本佛教



◎釋修振主講
◎施性國筆錄

我常聽有人說，他已經歸依了佛教，成為三寶弟子，開始要來學佛，但從他們彼此交談中，你將發現他們之中若修淨土法門的，會說：「我聽某某淨宗大師講……」；修禪宗的，則說：「我聽某某禪師講，或聽某某法師講……」。談了很多他人的觀點，卻從沒聽他們說是依據經典的記載。說來說去，不是某某祖師說，便是某某法師講。其實學佛，不僅要聽善知識講，也要知曉原始聖典所記載之內容。（否則會迷信權威、崇拜傳統）。

據我所知，有些人學佛之初信心十足，但不能持久。理由之一或許是他們認為佛教很複雜，有禪、律、淨土……等諸多的宗派，面對這麼多的宗派，到底要選擇那一宗來修持呢？因此，有人八宗合修，導致分心，更嚴重的則被送進精神病院修養。有一位學生的朋友，曾經修學某一法門，不久又選修另一法門，變來變去，最後跑去信仰基督教。

而真正佛陀所傳授的教法，如根本佛教之教理，其實並非那麼繁冗。談到根本的佛教，

是指佛陀四十五年（或四十九年）弘法生涯與僧團之生活。佛陀住世時所說的教法，其實是非常平實且又生活化的，和我們日常的生活息息相關。只可惜現今之佛教變質了，有人喜歡單修某種法門，即所謂的一門深入（一竅通，竅竅通），例如每天持一種咒，認為持誦至最高境界就可成佛（異想天開），最後導致生活上、人際關係上以及待人處事之道，常與他人摩擦衝突（凡事不分青紅皂白所致），未能以佛法處理，而是以世俗法來解決問題。誠如閩南人說的「傻傻吃天公」。單憑持咒雖能得到暫時的安慰，然而煩惱卻無法根治，假使諸位能認真聽到正法後，我敢保證對你未來的生活、個人的品德，絕對有所幫助。與往昔比較，您會更謙虛、更客觀、分析力強、記憶力會更好。為什麼記憶會增強呢？理由是將佛法學以致用後，心不散亂，身心淨化，因而記憶力自然增強。

首先欲了解佛教，一開始時，並不是要我們念什麼佛，修什麼法門，第一步應該是先認

識世尊的生平事蹟，如同基督徒進入教會之初，要先了解耶穌；回教徒則要了解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諸位若欲認識佛教教主，得先讀印度佛教史，以及有根據的佛陀傳。否則修學的過程流於外道法、祖師法而非正信之佛法還不自知。

有關印度佛教史，首先講根本佛教，這是指佛在世四十餘年間所弘揚的教法，大約在公元前四世紀至五世紀間，距今二千餘年；原始佛教是指佛陀入滅後百年間之時期，這期間有許多佛教的出家人，依舊尊奉佛陀的言教，所以稱為原始佛教；於佛入滅百年後，佛教開始分為上座部與大眾部，又因諸多意見的不同，再度發展演變成爲十八或廿個部派，此一時期稱為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又稱為阿毗達磨佛教或小乘佛教，也就是大、小乘之萌芽階段。至於部派佛教的形成是由於時代不斷的改變，一些出家眾對戒律的看法有所不同，出現分歧，根據學者研究，因為有些地區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繁忙，在家居士無法如昔地準備食物

供養僧眾，於是以金錢取代，這是有違戒律——不持金銀戒的。而佛陀時代的出家人根本不需要金錢，比丘四處行腳托鉢，皆有信徒發心供養飲食。（然而托鉢行腳在新加坡則是有違國家法律的，真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此外談到過了中午之後是否可以用餐？可否儲存食物……等等諸多的問題，因為彼此意見不一而有所爭論，而部派佛教於焉形成。

西元後一五〇—二五〇年，距佛滅度四、五百年後，有所謂大乘佛教的出現。往後整個印度可說是大乘佛教的天下，新的理論、新的經典相繼出現，即大乘梵文經典出現，這些經典在佛陀時代是沒有的。當然，這也是近百年來，各方學者、專家們透過不同的文化、歷史、語言學等各種層面研究而整理出來的結果。至於大乘經典何以會如此普遍呢？原因如下：

①大乘佛教的利他主義。②大乘思想廣泛的滿足眾人之需求。③經典內容一再強調，大乘經典的功德如恒河沙數。於是，很多人弘揚大乘經典，反而將佛陀早期的法義忽略了，早期的

佛典如 *Nikaya*（尼柯耶），阿含經都不講求這些。原始經典重實際而不誇張，經典常記載佛陀說法之後，弟子們都心生歡喜，並解決煩惱，僅僅這樣平淡的說辭，對一般人來說是不感興趣的，因為其中沒有方便的法門，也沒有強調經典之功德的記載。

此外，大乘佛教進入中期就有了唯識思想，開始是為應付外道的問難，進而經典漸漸演變成較複雜的理論，最後和生活脫節。本來原始佛教只講到六識，而唯識卻講出第七、第八識（至於密宗還談到第九識）。認為人死後，第八識至少要八小時後才會離開，所以八小時之內不能觸摸亡者的身體，以免亡者痛苦而引生瞋心，這些是受到印度靈魂學說的影響。而這種學說是為了解答：人們對於今生轉至來生輪迴主體而成立的。

接著進入如來藏思想，即當今大乘佛教之思想，也是中國佛教思想之主體。所謂如來藏思想，認為大地眾生皆有佛性，何以不見佛性，乃因煩惱障蔽，猶如鏡子（佛性）之蒙塵染

垢。這種思想在佛陀時代是沒有的，佛陀並不說有一個佛性在裏頭，如盧勝彥強調佛性跑來跑去。目前的一貫道、盧勝彥、日蓮和今天的大乘佛教，雖然都不一樣，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如來藏的思想。這是有違佛陀的本懷，其實佛是說無我，如來藏卻認為有我，所以修禪宗的人都要將佛性從裏面拉出來，見性成佛。

密教依如來藏思想，同時受到婆羅門教的影響而發展出來的，有金剛乘、雙修法等多種法門。正如一棵樹，是由根莖發展而成的，如今佛教雖展現枝繁葉茂的盛況，卻也失之混亂、複雜，而最初的根則有助於精神文的提昇，所以認識佛教要先了解根本佛教，之後，我們對於佛教後來發展的諸多思想才能夠真正的了解。目前佛教的許多思想、儀式在佛陀時代也是沒有的例如：放焰口（超渡餓鬼道眾生）的儀軌，這乃是後來在中國發展出來的，在印度史上則不曾有此怪現象。曾經有位出家人，請問在中國上海玉佛寺擔任住持的法師，有關放焰口之手印一事，那位住持回答說，這屬於佛

教的藝術。其實佛教最初並沒有為亡者唱誦的，這些是因為不同國度之民情風俗所致，而非佛教原有。有關佛教的唱讚，如爐香讚、戒定真香讚等都是後來發明的（在此我要聲明，我並沒有說唱讚不好）。嚴格說，佛住世之時，沙門是不許唱歌的，但後因時空改變，為了度眾，才方便施設，所以在南傳佛教誦經也帶有唱唸。

又如：有人認為阿彌陀佛不存在，也不相信極樂世界，而只認同自性佛之說；另有人則深信有西方極樂世界。於是各有各的見解說詞。所以我們上佛學課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佛陀本懷，以及佛陀的生平事蹟，一般佛陀傳所描寫的，佛一出世，步行七步（是表七代祖先血統純淨的意義）；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指天上天下中，人最為尊貴之意義）；由右脇下降生（則表示他是四階級中的刹帝利種）。雖然，這些隱喻並未離開事實之真相，畢竟也只是譬喻。事實上，佛陀如同大家一樣是由父母所生的。

佛教的發展，如同我在白板上所畫的一座山，水源自上往下流，最初，水質清澈可見底，經過一段距離，遭到人爲的污染，而致混濁不清。目前佛教呈現各種新思想，美其名謂之百花齊放，實際則有龍蛇混雜之隱憂，而真正的佛法已無從辨別了。於是有人說現在是末法時期，實際上佛陀是沒這麼說，在 Vinaya（律藏）裏只談到正法和像法。像法就是似是而非之法，所以此似是而非之法生起；佛之正法則滅。因為像法時期，正法不能顯現，法就因此滅了。（在律藏及阿含經，處處可看到）所謂正法其實就是四聖諦、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三法印等，然而一般人卻將這些說成是小乘法，且認為這些等同於小學程度，而他們要進入大學，甚至於有人認為法是不可言說的。

最後，對於修學佛法，曾經一位教授態度傲慢地來請教出家人，有關佛法的問題，只見師父提著水壺，不斷地往茶杯倒水，默然地不說一句話。教授忍不住說：「瞧！那杯中的茶水已滿得溢出來了……」。師父這才應道：「

這杯滿溢的茶水，如同你滿腹的成見與執著，如此這般，你又如何能夠接納他人的意見呢？……」半晌，教授若有所悟地放下成見、執著，以及學識、地位，至誠恭敬的傾聽師父的開示，法喜充滿得大智慧。諸位來聽課的同學，一定要 open minded（開明），更不要在杯裏滲放毒藥，如果諸位對我存有成見，就很難接受我的講課，如同剛才的那位教授，唯有放下自我的執著，法水才能滋養您的心靈。

聽聞（修學）少的人，
如牡牛的老去；
只增長筋肉，
不增長智慧。

《法句經—衰老》



佛教的 家庭倫理

◎吳老擇主講
◎編輯部整理

今晚換個話題來談談，從我翻譯的經典裏面，摘錄一段有關佛陀時代的模範家庭，姑且將之稱為「佛教的家庭倫理」，並以此做為今天的講題。由此我們可以追溯佛陀住世時之佛教家庭狀況。人們一旦信仰了宗教，他們的家庭是否因此而獲得幸福，這是一樁極其耐人尋味的事。我個人主張，學佛要能夠得到實質的效益。透過經文，我們可以了解當時印度的風

俗習慣，以及佛教家庭的生活情況；並藉此和我們中國的家庭做一個簡單的比對。

中國人向來以先生為戶長，所謂一家之主，對太太則希望她既能幹又賢慧，最好同時具備三從四德之情操。三從四德是孔子時代對女性行為規範的要求，亦是傳統之家庭倫理。古代中國家庭生活的種種現狀，有很多都不是我們現代人所能理解的。尤其貴地——新加坡的

華人雖然很多，因為地理環境之不同，且歷經時間的演變，它已經部份脫離了中國文化的範疇。人們一旦遠離了原有的文化，在新的環境與當地文化結合，自然形成另一種嶄新的文化。於此情況，我們是要以傳統的思想為準則？抑或以佛教的想法為依歸呢？我曾閱讀過許多關於孔子思想的著述，我以為佛教的倫理更高明，何以見得呢？古代的社會，有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而孔子的理念也認為，女性結婚三年尚無能懷孕生育者，既使丈夫待你再好，也得要自動離婚，處在如此的環境，你很難扭轉傳統的束縛。於是觀音送子的信仰和註生娘娘的傳說，順著時代潮流在民間普遍的廣傳開來，這種信仰與傳宗接代的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是否觀世音菩薩和註生娘娘真有送子予人的本領？這點我們無法考證。自古以來，觀世音菩薩流傳到中國，一開始就與註生娘娘打成一片，由此可見宗教與家庭關係之親密。雖然，關於觀世音菩薩的信仰，有著各種不同的傳說，而觀世音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是

否真如傳說中的情節，肩負著送子予人的重擔呢？關於這一點，也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慢慢地有所演變。再說古代農業社會，兒孫滿堂是幸福家庭的象徵，然而，像這樣兒孫滿堂的幸福之家，在新加坡可是行不通的。目前的社會倡導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而中國大陸更強行一胎制，以疏解人口的壓力。所以兒孫滿堂的觀念，隨著潮流的趨勢而大大地改變了。顯然的，送子觀音處於目前不再需求兒孫滿堂的社會，他自然也樂得清閒。但是，我們的社會、家庭以及佛教倫理又是如何來看待有關的事件呢？這點是相當重要的。今天，我們就以「佛教的家庭倫理」為題，並配合一段經文，來闡述有關佛教之家庭生活罷！

一時，世尊住婆祇尸收摩羅山恐怖林中之鹿園。爾時，長者那拘羅之父罹病，苦痛，病重。時，長者婦那拘羅之母，語長者那拘羅之父曰：

「長者！汝命終之際勿殘想。長者！殘想者之命終是苦。又，世尊詞責命終者之殘想。」

然而，長者！汝謂：『長者婦那拘羅之母在我逝後，養育兒輩，不能經營無過之家居。』然而，長者！勿作如是見。長者！我乃巧於紡綿、剪（毛）、編織者。長者！我在汝逝後，能養育兒輩，經營無過之家居。因而，長者！汝命終之際勿殘想，長者！殘想者之命終是苦。又，世尊訶責命終者之殘想。」

本來一般經典皆以「如是我聞」四字開頭。傳說結集經典是經由阿難尊者誦經、優波離尊者誦律，而於經文開頭冠以「如是我聞」，以示佛陀之言教。然而，一些後人撰寫的文字，也自行加上「如是我聞」的字句，所以我們不能單憑「如是我聞」來判斷經典之真偽。本經雖不以「如是我聞」開始，然而，考據經文內容，顯然這是佛陀時代的生活實況，也是人們信仰佛法而獲益匪淺的實例之一。

透過經文我們知道，世尊當時是住在婆祇尸收摩羅山恐怖林中的鹿園。那時，長者那拘羅之父病重。當時在地方上有財勢、地位之輩，人們稱他為長者，或有人譯作居士。這位

長者是那拘羅的父親，而他的母親則被稱為那拘羅之母。經文始終未曾提及長者夫婦的名字，只分別以長者那拘羅之父和長者那拘羅之母稱之。古代印度屬於母系社會，以母親為首，父親則排在後面，這點和我們中國大不相同，中國人一向以父親為一家之主。事實上，雅利安人來到印度，那時較重男輕女，是以男性為主的社会。而本經也是以父親為主，母親為副。然而，在我所翻譯的阿含經裏，則有很多是以母親排在首位，父親為副的經文。也有些學者認為雅利安人來到印度，是在紀元前二千年左右，並曾受到印度多拉胡族的影響，而多拉胡族是女性社會，家庭也以女性為主，男性為副，因為他們認為女性的社會是比較愛好和平的，而男人則血氣方剛，喜歡戰鬥。關於這樣的說辭，是屬於學者們片面的見解？抑或是事實？這就很難考證了。

通常家庭的組成包括夫婦、子女。一旦成員中有人生病了，他們是如何來對待患者？經文中當男主人病危之際，他最牽掛、最難捨的

是什麼？而，女主人又是如何來安慰、照顧他即將臨終的丈夫呢？

經文暗示長者夫婦結婚已踰十六年，依印度人早婚的習慣推算，長者不超過四十歲，頂多是三十四、五歲左右。印度人的平均壽命很短，而釋尊活到八十歲，這對沒有修行的一般民眾來說是很罕見的。印度人向來就生活在極度窮困，衛生設備極其惡劣的環境，往往三、四十歲的年齡，就得面臨死亡的威脅。而，那個時代的平均壽命，超過五十歲已屬稀奇。目前，根據日本東京的報導，女性平均壽命是八十五歲，男性則只有八十一歲。通常男性的壽命較女性為短，因為男人喜歡冒險，慾望也較多。生意人尤其，白天忙事業，晚上忙交際，工廠不斷擴充，財源滾滾，喝酒應酬習以為常，身體也因此而不支，漸漸地生命耗損殆盡，一代英雄豪傑就此魂歸天涯。中國人認為壽命、財富、子孫此乃人生之三大福報，是大家共同的願望。然而，世間畢竟不是那麼如意的，又有誰能免除生老病死的無奈呢？生病求醫，

理所當然，但在經文中卻沒有提及醫療之事。

古代醫藥不甚發達。根據後期大乘經典的記載，有人病了，請師父們來消災、祈禱或求些大悲水來喝，這種消災、祈福的信仰，等同於心理治療，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現代醫藥進步，你大可不必遵照古人的方式，以為唸咒、消災可以驅除百病。有病看醫生，以免延誤就醫而遺憾終身。宗教也有宗教的行情，這種宗教的行情，我們不可不知。根據日本人的報告，關於西藏的喇嘛教，古代的喇嘛確實有能力為人治病，自己病了也還是靠自己唸咒。現代就不一樣了，目前有設備完善的醫院，當喇嘛、和尚生病了，一樣得看醫生吃藥打針。於是唸咒、消災療病的方法也漸漸被現代醫學所取代。如果唸咒真能治病，相對的醫院也就乏人問津了，然而，目前無論是大醫院或小診所，經常都是門庭若市，病人多徘徊於醫院間，而很少盲目地往喇嘛廟祈求，也因此可以證明現代醫學的合理性。話說，佛陀時代，有一位很高明的醫生，人們都稱他耆婆，耆婆的醫

術超群，是佛陀和比丘眾們的持約醫生。記得經典中的記載，佛陀感冒，耆婆以薑糖水給佛陀服用，出一身汗，洗個熱水澡，感冒自然痊癒。可見佛陀生病了，他老人家一樣還是看醫生，而非藉著唸咒、消災來驅除病苦。所以我常常將耆婆替佛陀治病的經過寫出來，以便說明。因此我們不要一味地相信唸咒、祈禱、消災能治好你的病。或許有人會虛張聲勢，吹噓他有為人治病的咒術，我們切勿盲目輕信而延誤就醫；也有些人為病患施以咒術，並同時告知要配合醫藥的治療，所以咒語只不過是一種附帶的心理治療，而非咒語具有真正的功力。事實上，唸咒、祈福、消災的方式，在佛陀時代並不承認，他老人家也不會勸人唸咒。

當人們病重垂危之際，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也就是有些人心有罣礙，既捨不得他的錢財，又放心不下他的親人，牽腸掛肚的不知生從何處來？死往何處去？於是就這樣執著地嚔不下最後一口氣。記得當年我還是個小和尚，在寺院裏小和尚的行動都比較自由，毫無禁忌

地東闖西竄，我曾經看過好幾位老和尚，牽掛寺務，執著徒眾，在死亡邊緣掙扎著總希望多活些時日，兒時的情景歷歷在目，那一分對生命執著的苦楚，對我日後有著莫大的影響。看多了人生百態，視金錢為身外之物，於是，養成我有錢就花，有錢就去買書的習慣，而不願意將錢留在身邊，也不想要做寺院的住持，一心只想掙脫束縛和連累。出家乃大丈夫事，本來是既輕鬆而又無所罣礙的，然而一個偌大的道場，它需要眾人的護持，而住持就如同企業的大老闆，其中的甘苦又何足以道呢？

經文中我們得悉患者的年齡只有三十多歲，至於病因如何則沒有說明，以我推測可能是心因性的病態，屬於心病之一，雖非不治的絕症，而是因為長久的罣礙、憂鬱所引起的不安，終至啃蝕心靈而迸發劇烈的病變，這種心因性症候，足以導致嚴重的沉痾。誠如癌症患者，時至今日，醫護人員或其家屬也很難將病情告知患者，唯恐病患悉知真相後無法承受，以致精神崩潰。癌症是現代人的夢魘，患了癌症

等同於被判死刑般讓人畏懼，這種對死亡的懼怕、不安，我們稱它「死畏」。而這位年僅三十餘歲，生活在平均年齡不過五十歲的印度長者，生性憂鬱，又重病纏身，於此情境，死亡的陰影不時圍繞著悲愁的長者，久久，揮之不去……

且看，長者婦那拘羅之母，當長者病危之際，她如何撫平長者這顆牽絆、絕望而又無所適從的心靈呢？通常先生和太太是家庭的主幹，平日，互相依賴，相輔相成，攜手並肩，共同營造理想的家園。有朝一日，一方遭到任何的變故，另一方自然得肩負起家庭的生計，且應給予對方最大的精神支柱，護衛著彼此走過人生的陰霾，迎向陽光。否則，牽掛和不安將迅速地吞蝕他們的家園。經文中一再強調，命終之際不要有任何的罣礙，順應自然，死亡只不過是，生命旅程中之小小的驛站而已。這種說辭，在中國人看來好像很不盡人情，面對死亡，家屬非嚎啕大哭則不足以表示悲慟之情，僅僅這般輕描淡寫，又如何能訴盡生離死別的

人間情愁呢？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這是中國人對死亡敬畏的表徵，哭哭啼啼則是對亡者難捨難分的訴求。就這樣，死亡的悲劇，在亡者是罣礙難捨，於生者則悲愁滿腹地在人間不斷地重覆上演。佛陀則告誡弟子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臨命終之時要安詳，無所罣礙地心念寂靜。當今，崇尚淨土宗的人們，面對臨終者則開示極樂世界的殊勝，並鼓舞他專唸彌陀聖號，一心求佛菩薩的接引，往生蓮邦。但佛陀時代，阿彌陀還沒有來印度。

接著談到「殘想者之命終是苦」，而苦之逼迫性是貫穿的，命終之際，心亂不定，這不唯當死之時苦痛萬分，死後之痛苦也未曾稍減，那麼，人死了又將要到那裏去呢？佛陀時代，不談死之所往，而只說隨業受報，隨著個人生前業力善惡之牽引而決定，往生善處或沉淪惡所。而，惡業的束縛是苦不堪言的，它牽引你在極度貧困，飢渴難耐之處所受生，更甚者則墮落三塗，所以命終時的正念相續是非常重

要的。目前，在台灣也有這種想法，人死之後八小時內不能觸動，最理想的是讓亡者在其熟悉的環境，並於親人的陪伴下，隨著佛號安詳自在地結束他的一生。一般人認為，人死四十九天之內處於中陰身的階段，他的神識還在家中飄泊不定。其實這四十九天又是誰界定的呢？是否是來自印度的思想？對此，我曾經懷疑，然而，「中陰身」這個名詞，的確是出自印度部派佛教，上座部中的一切有部之思想。這是因為在佛教裏面，有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佛教既然講無我，而無我又如何去輪迴呢？佛教既不主張靈魂之說，但又強調所謂之輪迴流轉。既然不承認靈魂，那麼，依持輪轉的又是什麼呢？於是以「補特伽羅不可說我」來替代，這種似靈魂而非靈魂之說，在部派佛教衍生開來。有關中陰身的問題，我們暫停討論。且回到問題的原點，關於人死後八小時內真的不能移動嗎？如果不幸死於醫院，我們又如何堅持，停放八小時而不予觸動的想法呢？一般醫院，對於亡者的處置，總是草率而快速地送往

冰庫，被冷凍的屍體，若真有靈魂，豈不又遭到靈魂再一次死亡之痛嗎？這是中國人的想法。此外，中國傳統的習俗，在亡者的靈位之前，放置洗臉水，早晚以菜飯來祭拜，這種純然中國式的風俗民情，與經文毫不相關。話說，佛陀時代，對待命終者，不唯世尊訶責命終者之殘想，即使一般的在家信眾，也深信殘想者之命終是苦。由此可見佛教的人生觀，與一般人是何等的不一樣呀！佛陀責備命終者顛倒錯亂地胡思亂想，老人家告誡弟子們，病時修不淨觀，或修七覺支，既不失為療病之方，又有助於修行。在阿含經裏提及修此觀，乃是精神上的一種治療，能使身心臻至安定統一的狀態，而不感覺病苦難耐，所以佛陀強調臨命終之時，切忌悲痛、流淚。

長者命終之際，一則放心不下年幼兒輩，再則又擔心妻子無謀生的能力，千愁萬緒，真是剪不斷理還亂呀！此時，長者婦又一次的提醒長者：「殘想者之命終是苦。而，世尊訶責命終者之殘想。」同時告訴長者：「我乃巧於

紡綿、剪（毛）、編織者。並確保於汝逝世後，能養育兒輩，經營無過之家（能遵守佛戒）。因而，長者！汝命終之際勿殘想。」根據經文，長者婦不僅以其信仰佛教之濃厚宗教情操支持著長者，並展現她能幹、賢慧而又獨立自主的才情。她於丈夫臨危之際，既能沉著地安撫丈夫，又能對未來的日子有所安排打算，唯一期待的是幫助丈夫熄滅命終之殘想。相形之下，長者那拘羅之父的表現是多麼的脆弱而又無奈呀！長者因生病而極度難安，猶似天將塌下來般的神經質，不但自我設限，心生種種的罣礙和恐懼，同時杞人憂天，擔心這個，又放心不下那個，自己卻又一點主張都沒有，只是一味的憂慮。長者之不安如經文之描述：長者婦那拘羅之母在我逝世後，為一肩挑起養兒育女的重任，在生活的迫害下，或許不能獨自承擔家業，遭此困境，若不是任由家園頹敗，否則唯有改嫁一途……。儘管長者的無能、懦弱與長者婦的能幹、堅毅，讓人為之側目。但與中國古代的大男人主義相比較，長者的表現還是很

有人情味的。古代中國往往丈夫死後，要求妻子作陪，謂之殉葬，這種不人道的風俗相襲演變，代之以人造俑或紙雕人形作陪。直到孔子時代，文明日趨發展，雖不講求陪葬之禮俗，卻視寡婦的改嫁是不道德，是世人不恥的罪惡者，因此又鼓吹守節。於是，諸多貞節牌坊淒美、哀怨的故事流傳至今。這一方面，中國與印度的風俗民情是大不相同的。此外，長者婦過人的才幹也不是人人都具足的，她巧於紡紗織布，也擅長編織、剪裁，長者命終之後，她還是能夠維持家計，養育兒輩，而勿庸投靠他人，由此可見長者婦不但有謀生的才能，也重視子女的教養，道德之修為更不在話下。然而，這樣的妻室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我們不能要求女性德學才幹樣樣具足，但是，這方面的能力卻又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若一味地將女性貶得很低，則無法要求她們同時具有各方面的能力，這是有關教育的問題。常言道：「女子無才便是德」。古代中國不重視女性的能力，所以纏腳裹足之陋習盛極一時，卻美其名謂

之三寸金蓮，走路都成問題，還能做事嗎？中國古人的想法是很奇特的，這種作風與印度也頗不相同。

以上第一段經文中長者婦的賢慧能幹，足以安撫長者於命終之時無所罣礙，安詳自在地往生。反觀時下各大醫院人滿為患，然而，生老病死從古至今，總是如此這般毫無情味地輪番上陣。且看那些日以繼夜臥病榻，機能喪失，記憶留白的植物人，長期處於求生不得，求死無門的困境，禁不住讓人為之鼻酸而淚下。而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於命終之際，能夠痛痛快快，又不連累他人的自在而去。當然，練就這身功夫，唯有仰仗平日點滴精進的行持。經典記載許多自知時至的老比丘們的修行實錄，圓寂前夕與眾人一一告別，之後，當眾之前自在地示寂，這般境界，乃修行者最大的目標。再看那些富甲天下，權大勢眾，子孫滿堂，卻因體弱氣虛，靠人服侍，且必需以輪椅代步的人們。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形態，不知在座諸位如何任選其一？是欲坐享財勢、權位？

抑或是嚮往行者的洒脫自在呢？

若復長者！汝謂：『長者婦那拘羅之母在我逝後，欲往他家。』然而，長者！勿作如是見。長者！汝應知汝與我等十六年來嚴守在家之梵行。因而，長者！汝命終之際勿殘想，長者！殘想者之命終是苦。又，世尊訶責命終者之殘想。

長者臨終之際的情愛糾纏，不斷矛盾衝突地湧現。他既不欲違反人道，強求長者婦為他守節，而內心深處還是有著莫明的罣礙。於是，長者不安地道出心中的疑惑：『長者婦那拘羅之母在我逝後，欲往他家。』此時，長者婦篤定而情深地回覆：「長者！您不要胡思亂想，十六年的婚姻生活，彼此都能守持戒律，無所染著地嚴守清淨梵行……。」長者婦的這番承諾，無疑地令長者心生歡喜，因為，長者婦既能肩挑家業，並負起教養子女的重任，以杜其後顧之憂，又再一次肯定長者婦至死不渝的夫妻情分，和高貴無瑕的操守。再者，長者婦適時的法語甘露，更不斷地滋潤著長者這顆形

將枯竭的心靈。『長者！汝命終之際勿殘想，殘想者之命是苦。又，世尊訶責命終者之殘想。』

關於清淨梵行，是指夫婦之外沒有另外的對象，也是夫婦信佛之後應該嚴守的清淨戒行。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佛陀時代的家庭狀況，對於自己的太太非常重視。不佞中東的回教國家，回教民族崇尚一夫多妻制，此一陋俗沿習至今，太太猶似私人產物般可以交換，這種視妻室如財產的觀念，使人性的尊嚴掃地。而這樣的社會，與二千五百年前佛陀時代相較，又是何等蠻橫而沒有文化呀！雖然中國古代女性的地位低落，也還不致遭受這樣的對待。可見長者雖病苦難堪，卻在長者婦嫻淑、能幹的護持下，於生命的最後，尚能悠遊於妻室溫柔體貼和高度宗教情操的懷抱，這種尊嚴的對待，又是何豈幸福呀！

若復長者！汝謂：『長者婦那拘羅之母在我逝後不欲謁見世尊，不欲謁見比丘僧。』然而，長者！勿作如是見。長者！汝逝之後，我

願多謁見世尊，又願更多謁見比丘僧。因而，長者！汝命終之際勿殘想，長者！殘想者之命終是苦。又，世尊訶責命終者之殘想。

瀕死垂危之際，長者難捨難分地與妻子話別，千言萬語，執著不捨的總還是長者婦日後的情感歸宿。雖然，長者確信長者婦將不會重作他婦。但是，貪著的長者，甚至不欲妻子去謁見世尊，也不願妻子與僧眾往來。這樣的懇請，對於有著高度宗教熱忱的長者婦是何等殘酷呀！接著長者婦坦誠相告：「長者，勿作如是見，汝逝之後，我更需要多謁見世尊」，因為獨自經營家業，撫育子女，將會有更多的煩惱，需要仰賴世尊的開導。同時，生活上諸多的困擾，也必須比丘僧的協助。（那時僧團可能還沒有比丘尼）。

話說，僧團的比丘尼是始於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懇求出家，最初佛陀不同意，老人家認為女眾出家，猶如一方沃野田疇，經久乏人墾植，漸漸地蔓草叢生，終於不再適合耕種；再者佛陀認為，僧團中一旦比丘尼眾多

，就好像一個只有女孩而缺少男孩的家庭，容易遭惹惡棍小偷的入侵，佛陀以這些理由拒絕摩訶波闍波提之請求。經由阿難尊者的懇請，其中的過程是這樣的——阿難尊者爲此事曾請教佛陀：「世尊！假使比丘修行可以證阿羅漢果，那麼，出家修行的比丘尼可不可以證阿羅漢果？假使依法修行的比丘尼也可以證阿羅漢果，那麼，比丘和比丘尼的修行是一樣的。而且，摩訶波闍波提養育您長大成人，這樣的大恩大德，您難道不讓她有修行證果的機會嗎？」經不住阿難再三的求情，最後獲得佛陀的同意，而完成摩訶波闍波提出家的心願，所以現在女眾有幸出家修行得感謝阿難尊者。南傳佛教則沒有比丘尼，因爲上座部偏向戒律主義，認爲女性不具備出家的條件。

談到斯里蘭卡的比丘，他們都很敬仰迦葉尊者，尊者是一位崇尚戒律主義的老修行，深入禪定，苦行第一，尤其討厭女人，而尼眾偶遇迦葉尊者則戲稱他爲「老外道」。關於雜阿含經「迦葉品」的記載，每當尼眾稱他「老外

道」之時，他總是按捺不住的跳將起來。這時阿難總是安慰他：「這些尼眾們，教養不太好，出言不馴，您老人家又何必當真呢……」經由阿難的排解，尊者這才淡然釋懷。由此可見迦葉與阿難兩位尊者的個性迥然不同。阿難尊者是一位非常標準的行者，慈悲而又具有同情心，待人尤其友善。對於後人編撰阿難歷經姪室的故事，純屬虛構，我曾因此寫文章爲阿難澄清。根據傳聞，阿難遭大幻術，被摩登伽女迷惑，將毀戒體之際，世尊敕文殊師利，將楞嚴咒往護，惡咒銷滅，提獎阿難及摩登伽女，歸來佛所……。事實上並非如此，有關經典證明，當時代，文殊師利菩薩尚未住世，而中國人一向不重視佛教史，總喜歡人云亦云，道聽塗說，自然難辨真偽。所以我們要廣讀經典，不可以僅信片面之辭。

（待續）



日本佛教

日本佛教

◎ 吳進生



地理環境

日本位於亞洲大陸的東北方，由北往南依循為四大島所組成，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以及數千個小島所組成，稱為日本群島。東南臨太平洋，西臨日本海與黃海，地形狹長，宛如新月，和朝鮮、中國大陸遙遙相對。

南北狹長的天然地形，緯度上相差十五度之多，因此氣候相差甚大，大體而言，溫和多雨是其特徵，大陸性與海洋性氣候的相互影響，四季有明顯的變化，天然物產種類也豐富。

古代文化

日本原人的出現有許多說法，但可以確定的說，日本民族是經由許多種族混合而成：他們分別從亞洲北部經由庫頁島、北海道、千島群島、朝鮮半島，以及南洋的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s*）、琉球等地長期的混血融合而成。

若以歷史考古的分類，人類的古文明可分石器時代、陶器時代（又分舊石器、新石器），日本從目前的研究裡並無所謂陶器文化，僅從出土的一些「打製」石器得知，應有舊石器

時代文化。

西元前三至二世紀，在北九州產生一種與原始繩紋文化不同的新文化，並擴展至東方，稱為彌生文化（*Yayoi*），（因為在東京彌生町出土而得名），這是日本文化進入農耕和鐵器運用的開始。

顯然的，日本和古代的中國大陸已有一段大距離的發展差距，中國的黃河流域在西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已有統一的殷朝，並且使用青銅器。在西元前八至五世紀的春秋時代，鐵器已普遍使用。

從農耕的運用，人口也逐漸集中，形成了「集落」的社會結構，集落間相互吞併而有了大集落，這是原始國家的形成。中國漢書地理志記載：「夫樂浪（朝鮮一郡）海中，有倭人……分別百餘國……。」漢武帝動用武力擴充版圖，所以漢書東夷傳記載：「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帝）換以印信。」西元一七八四年，在日本南方博多灣的志賀島，曾掘得「漢委奴國王」金印一力，足以徵信。

日本佛教

大和朝廷

西元三世紀，日本的部落社會出現了整合，邪馬台（YAMATAI或稱YAMATO）的一位女王，用宗教的權威統領了鄰國，其領土大概以九州博多灣為中心的百範圍內，且掌握了對中國魏朝的海上交通。

此後在大和、出雲、筑紫等地亦有地方小國成立，到了四世紀，大和朝廷統一了政局，至於如何統一，史實並無從考。從八世紀古書「古事記」、「日本書紀」的記載，描述了諸多天皇的神話，不乏為想像或杜撰，但亦不乏有歷史事實。

據古代傳說：皇室祖先初居九州的日向，至神武天皇時，移居畿內的大和，並定都於橿原，但此一說法亦無史實根據。亦有以邪馬台為大和朝廷，但亦有人反對。事實上，天皇的由來與其神話傳說有關。

日本的宗教

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信仰一般，原始的日本人對於山川日月、宇宙自然現象都崇拜，號稱

有八十萬神。尤以農業時代，為豐收的祈願謝神的諸多祭典和偉人聖賢的神格化，都成為日後日本宗教發展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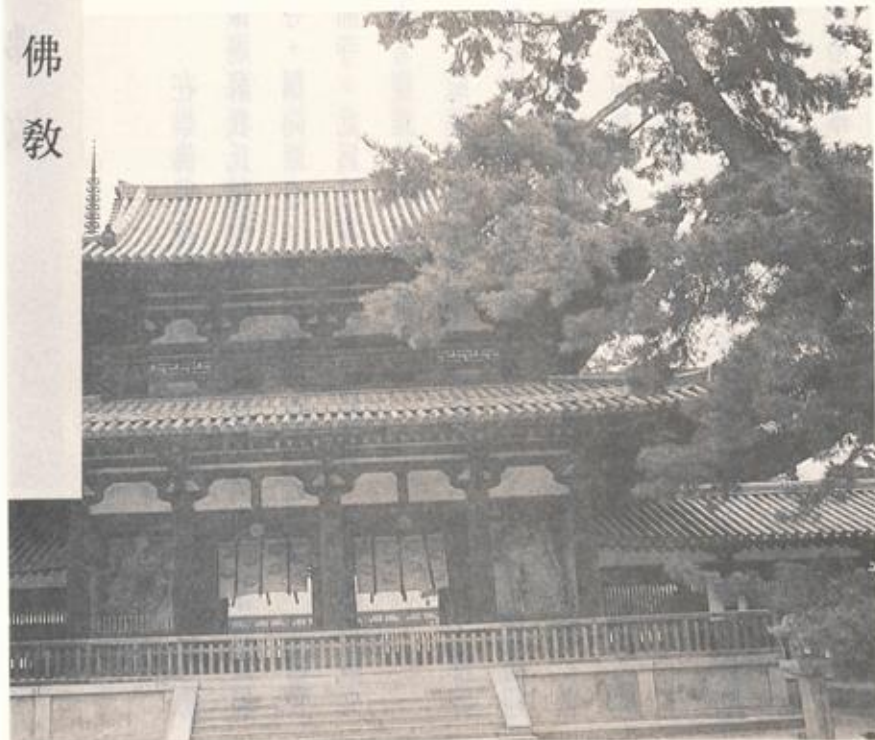
據神話傳說：「在天地初開，即有七神相傳，稱神世七代，又生八大洲，最後生天照大神、月讀尊、素盞鳴尊。天照大神是日神的女性化，所以「紅日」是日本國的標誌，其國稱日本國。」

天照大神之孫叫天孫，其後代稱「天孫族」；素盞鳴尊降出雲地區，因此其後裔稱「出雲族」。

日本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是天孫的重孫，大神賜與鏡、劍、玉三種神器，成為以後天皇接續之寶。日本的統治就在這樣的神話色彩之下一直到今日，也一直支配著古今日本的歷史發展！

佛教始入

日本與朝鮮半島僅有一水之隔，當時的朝鮮半島呈三國鼎立，並受中國文化及佛教之影響，間接的，日本也因為從朝鮮或大陸移民過



◎古都奈良的法隆寺，其木構建築是今日現存最古老的，已有一千二百年之久。

來的「歸化人」而輸入了大陸文化，佛教的信仰隨之而興。傳說繼體天皇即位十六年（西元五二二年），有漢人司馬達到日本，於大和高市郡坂田原，結草堂安置佛像。除此之外，從朝鮮或大陸的歸化人均有可能帶去了佛教的信仰，這種民間傳入的信仰，學者稱之為私傳。

另外據「日本書紀」記載，欽明天皇十三年（西元五五二年），朝鮮半島的百濟國聖明王，遣臣姬氏達等人，奉獻金銅佛一尊以及幢幡經論，並述功德：「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就無辨無上菩提……。」百濟當時臣服日本，乃願意將來自中國大陸最佳的信仰，奉獻日本天皇以求自保。這種經由國家傳佈的佛教，學者稱為公傳。

飛鳥時代

自欽明天皇（西元五四〇年）至文武天皇（西元七〇七年），因建都於大和的飛鳥地區，史稱為飛鳥時代。

欽明天皇接受了百濟王的佛像經論後，卻發生了信仰上的爭執，保守的大連物部氏和天中臣氏皆持反對：「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唯有大臣蘇我稻目認為：「西方諸國，一皆禮之，豐秋日本，豈獨背之？」。

在崇佛與排佛相執不下，欽明天皇乃將佛像賜蘇我氏試行禮拜，蘇我氏捨向原家祠爲佛寺，稱向原寺，又因位於飛鳥之豐浦，又稱豐浦寺。此爲日本有佛寺之始也！佛教的發展來雜著複雜的政治鬥爭！

敏達天皇十三年（西元五八四年），蘇我稻目之子蘇我馬子繼任爲大臣，從高句麗國迎取了還俗沙門惠便，並剃度了善信、禪藏、惠善三位比丘尼，此爲日本之有出家眾之始。此三尼均是歸化人而非日本人。

馬子並從百濟輸入彌勒菩薩像兩尊，並建寺設齋會，得舍利子。敏達天皇十四年二月，建塔供奉舍利子於大野丘之比。

三月因疫病盛行，給反對派反佛的藉口，天皇乃下詔斷絕佛法，物部守屋即行焚燒寺塔，拋棄佛像，禁錮尼師，直至六月，才再度奉准另建精舍。

善信尼師有俗家兄弟鞍部多須奈，善工巧出家，號德齋，其俗家兒子鞍部止利更是善於雕刻，現存奈良法隆寺的本尊像等，皆出自其

所藝，被稱爲鳥佛師，其技法傳承稱爲止利派。

用明天皇在位兩年而崩，崇峻天皇繼位五年又爲馬子所弑，由用明天皇之妹炊屋姬登位，稱推古天皇。

推古天皇登位，以姪兒廢戶皇子來攝政，在朝廷的鬥爭中，廢戶皇子年僅十四歲，既和馬子奔馳沙場，頭戴四天王帽、祈求神佛相助，在戰敗守屋後，建四天王寺於難波（大阪）。

廢戶以不到二十歲攝政三十年，薨時方四十九歲，因崇信佛法，從事新政，後人尊之若神，乃以聖德太子尊稱。

太子的政治改革第一項是推行冠位制，共有紫、青、赤、黃、白、黑的冠位，以糾正向來的氏族世襲制度。

第二項改革是立十七修憲法，以佛教的思想爲精神的指導，用儒家的義理爲政治的設施，教導豪族和官僚如何處理國政，並且指示日本國家應走的方向。

太子最爲後世稱許的是興三寶。在憲法第二條明言：「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

飛鳥時代的中心人物非聖德太子莫屬，太子以提倡佛教來促成社會的和平安定，其主要的佛教活動如下：

一、創建佛寺：聖德在討滅物部守屋時，於難波建四天王寺，取四天王鎮守國土之意。後來在大和地方陸續興建了法隆學問寺、中宮寺（尼庵）橘尼寺、池後尼寺、葛城尼寺、攝津四天王寺、山城蜂岳寺（廣隆寺）。其中以法隆寺最有名，雖然曾遭火災，在元明天皇時重建，但仍然是今日現存最古老的木造建築，距今一千兩百五十餘年。推古三十二年（六二四）時，就已經建造了佛寺四十六所，可見盛況！

二、講經製疏：太子自幻聰穎，深入佛理，受推古天皇之請，講勝鬘夫人經三日，講法

華經於宮中。勝鬘夫人經是大乘早期經典，以女居士論述大乘經義，對於女皇而言，更富特殊意義。此外聖德爲經製疏，作有法華義疏四卷，勝鬘疏一卷、維摩義疏二卷，合稱「上宮御製疏」。尤其法華義疏爲日本著述紙草稿本之最古者，爲宮中至寶。

三、對外交通：在西元六〇七年（隋文帝大業三年），派小野妹子使隋，自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其目的除了求得佛教經典之外，亦有推行平等外交的政治目的。翌年小野妹子隨同隋使裴世清返日，九月隋使返國，小野妹子再入隋朝，同行有學生高向玄理，學問僧僧旻、南淵請安等人，他們留大陸甚久，研究隋唐政治與文化，對於以後的大化革新頗有功績。

除了遣唐，亦對朝鮮積極往來，西元六〇九年，百濟僧惠彌、道欣等率眾七十五人至日本，住元興寺，六一〇年高句麗僧曇徵、法定至日本，將天文、地理、方術、曆書介紹到日本，並造彩色畫具、紙墨等。

聖德太子死後，蘇我蝦夷攬權干政，西元六四五年，中大兄皇子發動政變，蝦夷自殺，蘇我政權毀滅。孝德天皇即立，以中大兄皇太子執國政，仿中國君王制，始建年號，稱大化元年（六四五年）模倣唐制，從事律令國家的建設，推行改革，史稱「大化革新」。

飛鳥的佛教文化藝術

一、佛典：日本的民族信仰著重在祈安求福，佛教進入日本宮廷，也符合了朝廷的政策，早期盛行的佛典有金光明經、法華經、仁王般若經、金剛般若經、藥師經、觀音經，信徒藉此消災延壽，祈安護國，因此史稱為祈禱佛教。

二、建築：爲了弘揚佛教，飛鳥時代興建了許多寺院，從朝鮮引來了工匠藝人。其中以難波四天王寺、斑鳩的法隆寺最有名。四天王寺以鎮守須彌山的四大天王爲主尊，興建在對外港口大阪，意義特殊；法隆寺又名法隆學問寺，是聖德太子爲了紀念用明天皇而興建，它打破了一般中國式宮殿左右對稱的格局，從中

◎蘇我氏仿高句麗的佛寺格局，建造了飛鳥寺，其本尊釋迦像具備了中國北魏時代的風格，有雙大手和厚重的納衣。



門環以迴廊，院內金堂與五重塔並列，木造結構表現了北魏堂皇式樣。

三、工藝：法隆寺的玉虫櫛子木器佳作，內部的密陀繪皆屬古老佳作，目前保存良好。獵獅紋錦有波斯圖樣；龍首水瓶的天馬圖及蔓籐花紋，皆呈現了飛鳥文化的多樣性，它不僅有中國風格，更具西方波斯，希臘的特質。

佛教始入的飛鳥時期，日本並沒有自己的雕刻藝人，他們都是來自於朝鮮或是中國大陸的歸化人及其後裔。

◎約師寺的聖觀音銅像造型寫實流暢，菩薩胴體輕柔，天衣飄逸，為日本的精緻佛藝立下了不朽的里程碑。



崇峻天皇六年（五八八），蘇我氏用朝鮮人來建造飛鳥寺，仿高句麗的清岩里廢寺格局，其本尊釋迦坐像具有厚重的手和納衣，與當時中國北魏時期南齊朝代的風格相似，長臉大耳，嘴角上揚微笑；此類作品可以在龍門石窟早期窟的南齊永明年間如來像中，可見共同處。

本時期的佛像種類不多，以釋迦佛為主，另外尚有一部份的彌勒菩薩（並非當今流行的

布袋和尚的造型），觀世音菩薩像、四大天王護法像、誕生佛（供浴佛使用）、摩耶夫人像。

雕佛師當中，以鞍作首止利和山口直大口二人為代表人物。山口直大口是法隆寺金堂內四大天王木雕的作者之一，遺留下來的作品不多。

鞍作首止利的作品，世稱止利派；其作品以嚴謹工整大方著稱；法隆寺內的四十八體金銅觀音佳作，目前只剩殘軀數件。中宮寺本尊百濟觀音是其代表佳作，是飛鳥時代遺留下來的國寶，觀音頭戴寶冠，端正莊嚴，衣飾流暢，神情微笑而肅穆。另外在法隆寺金堂內四大天王也有止利參與工作。天王像以大塊面簡單流暢的雕刻手法來表現，肢體動作不大，略顯笨重，但不失威武之勢。

奈良時代

日本在大化革新時，遭受了內憂外患，內憂是蘇我氏的專權，外患是朝鮮半島的失勢。天武天皇（六七三—六八六年）即位，乃大力

於內政的建設及律令的修改。天武之後由皇后持統天皇即位，乃於飛鳥造藤原宮，此宮仿自唐式，非常壯偉，以後即位的文武天皇，元明天皇以此為京，直到元明天皇和銅三年（七一〇年）又遷都於大和北端的平城（今奈良），此後七十餘年，共有七位天皇均定都於此，是故史稱為奈良時代（七一〇—七九三年）。在文化史上又將之分為前期的白鳳文化時代以及後期的天平文化時代。

白鳳文化

從天武天皇到文武天皇，政府致力於內政的改革，尤其是律令，文武天皇大寶元年（七一〇年）完成了「大寶律令」，律是刑法，共六卷；令是行政法、民法，共十一卷。大寶律令之制定，大化革新在形式上也完成了。

白鳳的藝術是受初唐的影響，但技法更進步，風格更清新豐富。在建築方面以奈良現存的藥師寺東塔最有名，塔已古舊，凡三重，每層各有裳階，看來頗似六重塔，富有律動之美，木造結構能如此飛揚，實屬不易。

藥師寺金堂內的藥師佛及日光、月光菩薩三尊像以及東院堂的聖觀音像是代表作。雕像風格、衣飾、瓔珞皆承繼唐風，但比初唐作品更細膩精緻，無論臉部的刻劃出大丈夫相，身軀的動態，從側面看來更具寫實的美感，完全沒有飛鳥時代的僵硬刻板，雖然衣褶寫意，沒有後來日本晚期的寫實，但整體銅像而言，更能表露材質的特色，當然不能和木雕或乾漆作品相並論。

繪畫方面以法隆寺金堂的壁畫為代表，它具備了印度阿旃陀（Ajanta）佛窟鐵線描法及明暗敷色的色質。

古都平城

每逢新天皇即位，都有遷都之舉，在日本歷史上最常見，因為古代木造宮殿簡陋，不能久住，又因日本古代有避人死之穢的風俗，加上皇子又居外地，所以即位後，大都移居新宮（新都）。

元明天皇即位（七一〇年），目睹了唐京長城的壯觀雄偉，即在奈良營建新都，是為平

城京。

平城京仿自唐京長安，南北四、二公里，東西四、七公里，約為長安的四分之一。中間為大內裏，坐北朝南，宮城設於北方中央，向南延伸為朱雀大路，左右兩京區。全區井字道路規劃，南北九條，東西各四坊，井然有序。原先在飛鳥地區的大寺院——興福寺、元興寺

等也移入新都。為了整體美觀，還規定私人住宅也一律紅白瓦葺，這也是仿自唐京的顏色，目前日本神社還循此例。

奈良時代致力於國土的擴大，農業的發展，以及獎勵開墾土地，將公地允許私有，以致形成後來的「莊園」，影響了後世的社會結構。

◎日本最早的雕佛師被作首止利，在法隆寺留下了許多作品，百濟觀音的木雕是其中之一。作風嚴謹，是止利派的傳統作風。



對於一海之隔的朝鮮半島，奈良王朝採取了宗主國的高姿態；對於大陸唐室，則以平等反好的方法，並且大量的派遣唐使到中國。從唐貞觀四年（六三〇年）到唐末昭宗景福元年

（八九四年）共計有十九次的遣唐使。每次二艘到四艘船，人數自一百至六百不等，由於海上交通困難，能全歸返甚少。但為了能吸收大唐文化，在人才方面包括了使節人員以及留學

生、學問僧，都是各方精英，行前天皇賜金、賜宴，返國賜宴、賜物、或擢昇，對於日後國家的發展貢獻良多。

遣唐使帶回了豐富的國家政策以及漢學的發達，尤其在佛教以及藝術上的成就。

奈良的佛教

奈良的佛教是國家佛教，強調鎮護國家的作用。聖武天皇熱心於佛教的推廣用以建設國政，基於佛教「福田」的慈悲濟世精神，行大赦、施藥、免稅、禁屠、施米。

聖武天皇更仿自於中國國家佛教的特色，在京城設東大寺，並在諸國（地方行政區）設立國分寺，令使諸國一律建僧寺尼院、築七重塔，塑丈六釋迦像，備金光明經與法華等經。

東大寺的建造費時十年，自天平十五年（743）起，至天平勝寶四年（753）落成。大殿重疊四層，四面各十一間（柱與柱的間隔，約十R），高十五丈六R，建坪一千三百五十坪。兩側建有三十丈七層塔。本尊爲毘盧遮那佛、高五丈三R五寸、鑄銅七十三萬九千餘斤，金一萬四百餘



◎聖武天皇運用了國家的力量，大力推展國家佛教，以東大寺為天皇的至聖象徵，建築雄偉，雖經大火浩劫重修，亦不失其高大巍峨的雄姿。

兩。脇侍是各三丈高的如意輪觀音及虛空藏菩薩。

用東大寺爲國家大寺，諸國建國分寺，淵源於中國，隋文帝即位，曾令諸州建舍利塔；

則天武后更根據大雲經，責令各州建大雲寺，中宗各州建中興寺（後改龍興寺）。玄宗令天下各州建開元寺。

大佛的建造也是唐制，則天后與高宗在龍門建奉先寺八十五尺高的毘盧遮那佛以紀念先帝唐太宗。大佛是大乘佛教的特色。

華嚴經以毘盧遮那佛為法身佛，進而復現千如來，一葉一如來，一沙一世界的觀念，被運用在國家宗教的推行，毘盧遮那佛代表至高無上的至尊，也是天皇的象徵，各國是千葉如來，百姓是百億釋迦。

奈良佛教主要宗派共有六家，亦即所謂南都六宗或古京六宗。

六宗即是：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華嚴宗。

成實及俱舍兩個小乘宗是附屬於三論及法相宗輸入。在奈良之前已經傳入，後來也沒有重大發展，故被稱為「寓宗」。

成實宗——依成實論得名，為訶梨跋摩所立論，以四聖諦立章，是印度小乘中最後之立宗

，屬小乘空宗，類似大乘思想。日本天武天皇時代，有百濟沙門道藏造成實論疏十六卷。但是日本專學成實的甚少，一般皆在三論宗附帶研究。

俱舍宗——隨法相宗的道昭進入日本，比較多的學者研習，古來以東大寺為根本道場，是法相的寓宗。

法相宗——唐玄奘西天取經，路經北印度，得到了北印度的唯識寶典，在鹿野苑那爛陀又得戒賢傳授，返國後成為中國新興佛學，為一代法相宗之始祖。此宗說一切有漏妄法及無漏淨法，無始時來各有種子在阿賴耶識，遇緣熏習，即各自性起，故於色心諸法而建立種種名相，謂之法相。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六五三年）留學僧道昭入唐，恭逢盛會。齊明天皇七年（六六一年）歸日之後，為法相宗之始祖。二傳智通及智達，奈良時代法相宗出了許多著名學者，成為當時佛教思想的主流。

華嚴宗——原本唐僧道璿首先於聖武天皇天平八年（七三六年）帶去了華嚴章疏，但未弘

揚。直至天平十二年，良辨請來了朝鮮新羅國的審祥開講六十華嚴，審祥的華嚴原受學於唐朝法藏大師，因此日本華嚴也是間接來自中國。此後華嚴開宗，即以審祥爲初祖，良辨爲二祖。聖武天皇甚重華嚴的佛教時空觀，敕東大

寺爲華嚴寺，並以華嚴思想爲東大寺及國分寺的政教理論，華嚴在當時已有國家帝王宗教的地方。

律宗——日本早期雖有戒律之學，尙無戒壇之設置，直到鑑真的來到才有正式的具足戒，



結界、登壇、受具。鑑真揚州人，唐中宗神龍

元年受菩薩戒，次年受具足戒，回揚州弘律。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被許為天下授戒大師，講律傳戒、興寺造像無數。時有日僧榮叡及普遍，邀他東遊，然而眾僧中無人首肯，鑑真言：「是為法事，何惜生命，諸人不去，唯我即去！」因此共徵得二十一人，先後十一年共六次，到了第六次才成功。可惜因病得眼疾失明，死三十六僧。唐玄宗天寶十二年十二月到日本南方鹿兒島，帶去了佛像、舍利、經卷無數，受到了日本朝野莫大的崇仰，聖武天皇敕封為傳燈大法師。聖武讓位成為上皇，自稱沙彌勝滿。鑑真第一次在東大寺傳戒，登壇第一人即聖武上皇。鑑真弘律十年，於天平寶字七年（七六三年）示寂，享年七十七年。

文化藝術

奈良時的前期，白鳳文化受初唐的影響，表現了清新的創造性與寫實性；晚期的天平文化則受到盛唐的影響，表現了更成熟精練，雖然吸收了大唐文化但也保留了基本的大和文化

的基礎。

天平文化的特色是貴族化與佛教為中心，並透過從外來文化（遣唐使）提昇了自己固有的文化。

文學——以漢文學為主，以漢詩為盛。為了遣唐使，必須獎勵漢文學，漢學成為一切學問的基礎，著名的文學家有吉備真備，吉備入唐受學，後升為右大臣。淡海三船曾為歷代天皇選定漢式諡號。除了漢學，另一方面也盛讚日本固有文學——和歌，奈良時代的「萬葉集」是日本最古老的有名歌集，其作者包含天皇以及各階層人士。

日本的歷史誌地「古事記」、「日本書紀」兩書也完成於奈良時代，為後世學者提供了較詳盡的史實。

建築——由於日本人的刻意保存，本時期留下了許多偉大的建築，東大寺法華堂（三月堂），還有古老七重塔所遺留下來的塔頂傘蓋亦被保存下來。鑑真律師所興建的唐招提寺的講堂、金堂，講堂原是平城京部份宮殿改建的，

◎奈良藥師寺建於西元六九七年，金堂內的藥師三尊像代表了白鳳文化的高峰藝術。藥師佛有初唐的風格。



更富有歷史價值。法隆寺的夢殿，夢殿是八角形建築物，頂有火焰形珠寶，是爲了紀念聖德太子的一場夢而興建，太子曾在抄經時，夢見了一位金人（天神）。正倉院原是倉庫，光明皇后將聖武天皇施與東大寺的收藏的地方。

雕刻——從大化革新（六四五）遷都平城，到和銅三年（七一〇）年，美術史上稱之爲白鳳時代。它是飛鳥的草創到天平的絢爛承先啓後關鍵的時代。白鳳前期的佛像藝術延續著飛鳥的式樣，並受著隋唐時代藝術的創新，同時進步中。代表作品有觀心寺的金銅菩薩立像，野中寺的彌勒菩薩思惟像；這些作品顯然比飛鳥時代更成熟，身軀抑揚挺胸、細腰寬臀，頭頂有山形寶冠，身配瓔珞莊嚴；顯然的深受中國北齊、北周風格的影響。

白鳳後期，佛像數目遽增，佛像與教典的安置配備皆出自政府的勒令。此時期也生產眾多的小金銅佛以應付一般佛教家庭禮佛所需。

持統十一年（六九七），藥師寺金堂完成了藥師三尊像，是白鳳後期的頂尖作品；莊嚴

的面貌，寫實的胴體，富有動態韻律的姿勢，日、月光菩薩顯露出初唐成熟的寫實之風，自由飛揚！

白鳳時代以國家律令徵召藝匠從事佛寺制作，所以作品並沒有個人的名字保留下來。天智年間，朝鮮半島中的百濟與高句麗相繼滅亡，藝人們集體流亡日本，為日本藝術注入了新血，在短短的數十年間，能開花結果，其來有自矣！

飛鳥時代的作品材料以金銅及木彫為限，本時期增加了乾漆塑造（俗稱脫胎法），也有用銅板來鎚打成形的作品，大量生產的燒陶製品，也甚為普及流行。

和銅三年（七一〇）遷都平城開始，到延曆十三年（七九四）遷都平安止，稱為天平時代。

本時期的佛教，因國家的大力推展而興盛普及，佛寺的建造，佛像的雕刻也受政府有力的支持，是故技術式樣達到燦爛，可說是日本佛教古典雕刻的完成期。政府成立的公家造佛

所不敷使用，民間的雕塑業便應景而生。

隨著大量遣唐使的往返，佛教資訊也更發達。歷代天皇的庇護，促使佛藝開花結果，聖武天皇仿唐奉先寺大佛的製作，闢建東大寺，鑄造毘盧遮那佛的大手筆，更使佛教界沸騰。東大寺的規模已在前面敘述，國家為了大佛像成立了造東大寺司，分工合作，西元七四七年九月到七四九年十月，分八次鑄造佛身，直到七五一年三月始成，並建造大佛殿，七五二年四月九日舉行開眼法會。

典禮由天皇親自主持，象徵大日本的佛教聖業，是集合了南北傳佛教的大成：首先響應大佛鑄造的行基和尚是百濟王的後裔；負責營建的國中連公麻呂是流亡日本的百濟人後代；代表天皇執業開光的是南印度婆羅門僧菩提曇那；唐僧道瑤任法會咒願師，越南瞻婆（林邑）國僧佛哲上奏音樂。東大寺代表了國勢及佛教的最高權威。

（待續）



除垢！除垢！



除垢！

除垢！

◎釋湛定譯

這個說法是世尊住在王舍城附近，耆婆的芒果林時，爲周利槃陀伽長者而說的。

據說，王舍城有錢富商的女兒因與僕人有曖昧的行爲，由於身分的懸殊，恐遭雙親的反對而擔憂的說：

「別人或許會知道我們這種行爲，我們不能在此住下去，如果讓我父母知道，一定會殺了我，我們趕緊逃到一個沒人知道的地方去生活吧！哪裏都可以。」於是捲著細軟，從後門倉促而逃。

二人就這樣去到一個地方同居。後來，那女人有了身孕。臨產前和丈夫商量：

「我就快生了，在這沒人認識的地方生產相當的艱苦，我們回娘家去吧！」

然而，他顧慮到，現在回去，鐵定沒命。就這樣日子一天天拖延著……女人則認爲：

「天下父母心，不管犯再大過錯，畢竟父母恩深情重，不會不原諒憐愍的，而且我即將臨產，若丈夫不去，我自己回去吧！」於是，趁丈夫外出時，便回娘家了。

當丈夫得悉後急忙追趕，於途中正好趕上分娩的妻子。

「怎麼啦？你……」

「生了個男孩」

「唉！我們該怎麼辦呢？」

「爲了這孩子正準備回娘家，卻在半路生產，去那兒都不是還是回家吧！」孩子由於在路上出生，所以名叫槃陀伽（道路之人的意思）。不久，那女人又懷孕了，詳情都與前次相同，因此長子叫做摩訶槃陀伽（大道路之人），次子則叫周利槃陀伽（小道路之人）。有天摩訶槃陀伽聽到其他玩伴叫「叔叔」、「嬸嬸」、「或「祖母」時，便向母親詢問：

「媽咪——別的小孩都有『叔叔』、『嬸嬸』、或『祖母』，我們難道沒有親戚嗎？」

「是的。孩子，在這裏你們沒有親戚，不過在王舍城你們有一位有錢的祖父，在那裏你們有很多的親戚。」

「媽咪——爲什麼我們不去那裏呢？」

女人無言以對，經不住兒子一再地詢問，

便向丈夫說：

「這些孩子讓我大傷腦筋。雙親見到我們總不致於不理我們吧！還是帶孩子們回娘家吧！」

「好吧！無論如何，一定要讓孩子們見見他們的祖父。」

「在這輪迴的世界，我們不是沒有子女。可是你們犯了大錯，使我無法讓你們住下來，帶著這些錢財你倆到安穩的地方去生活吧！但是把小孩寄放在這兒。」

孩子們在祖父家長大，他們之間由於周利槃陀伽還太小，摩訶槃陀伽和祖父經常一起去聽聞世尊說法。之後傾心於出家，取得祖父的允許而於世尊座下出家，徹底的專注於實修而得到聖者最高境地。他享受著禪思和悟道的快樂日子。

有天他想：「到底這種快樂能不能讓周利槃陀伽也擁有呢？」於是，向祖父說道：

「大富商呀！如果你答應的話，我想讓周利槃陀伽也出家。」

除垢！除垢！

「師父呀！讓他出家吧！」就這樣周利槃陀伽也出家了。然，雖已出家，但卻愚鈍，像這麼一首詩：

「盛馨的紅蓮呀

清晨花香不絕

像天空的太陽

看那光芒的佛」

他努力四個月也學不會。事實上，在過去生曾是一位出家有智慧的人，因嘲笑一名在學習誦經的愚鈍比丘，使之自暴自棄，從此不會誦經也不再學習。因此業力故，已經出家了卻變得愚鈍，學一句，忘一句。爾時摩訶槃陀伽向他說：

「周利槃陀伽呀！你四個月連一首詩都學不會，又怎能依教奉行，做到身為家人的義務呢？你現在就離開這裏吧！」就這樣把他趕出僧團，但是周利槃陀伽喜愛佛法教義，不想還俗。

話說，拘摩羅婆迦想設齋供養佛與僧眾請示摩訶槃陀伽：

「師父，在世尊座下有幾位出家眾呢？」

「五百人」

「師父，明天請佛帶著五百比丘到我那裏接受齋僧吧！」

摩訶槃陀伽說：「居士，因為周利槃陀伽愚鈍，除他外都接受應供。」周利槃陀伽聽到那些話時心想：

「長老！這麼多位出家眾接受招待，而我除外，一定是哥哥不管我了，現在再接受教義對我何用呢？還是去做個在家居士，行布施供養的善行吧！」

「我要做個在家人」傷心的走出僧院。而世尊早已曉知他的舉動而對他說：

「周利槃陀伽呀！你現在要去哪裏呢？」

「世尊呀！哥哥趕我出門，我現在要回去還俗。」

「周利槃陀伽呀！你在我這裏出家，為什麼不來我這裏呢？你還俗能做什麼呢？到我這裏來吧！」說著便帶周利槃陀伽到他房前坐下。

「周利槃陀伽，對著東方用這塊布邊擦邊唸：『除垢！除垢！』你就在這裏擦吧！」。

話說，應供的時間到了，比丘們被招待至拘摩羅婆伽家應供。汗流浹背的周利槃陀伽仍舊精勤的邊擦邊念：「除垢！除垢！」頓時間覺察那塊布已被擦髒了而若有所悟：

「這塊布本來是乾淨的。爲了這肉身而捨掉本性的我，就像這塊布一樣變髒了。事實上，一切都是無常的。」就這樣，他醒悟了生滅無常的緣生法則而深入內觀。此時，世尊覺知周利槃陀伽的內觀已到高深境界。

「周利槃陀伽呀！汝等不能只想：『這布被垢染污』應自內觀所謂貪欲的垢污，而加之將其除去。」世尊說後大放光明，示現其座前，而唱道：

「貪欲是垢非塵垢

此垢爲貪欲之義

汝等該當除此垢

離垢者得住諸教

瞋惡之垢者……

迷妄之垢非塵垢

此垢爲迷妄之義

汝等該當除此垢

離垢者得住諸教」

周利槃陀伽因佛力加被獲得無礙大智，能解經律論三藏。事實上，他前生曾是國王，在巡視都城時，額前汗出以淨布擦拭，布變髒而覺曉：

「爲此肉體竟失本性，如此淨布被染污一般。事實上，一切皆無常變異的呀！」因此之故，「除垢」是他的助緣。

話說，拘摩羅婆伽供水給世尊時，世尊以鉢覆蓋不受：「拘摩羅婆伽呀！寺裏不是還有比丘嗎？」拘摩羅婆伽回答：

「世尊呀！僧院沒有比丘了。」

「拘摩羅婆伽，還有的。」於是，拘摩羅婆伽對僕人說：

「那麼趕忙去看看吧！」

此時周利槃陀伽心想：

「哥哥說：『僧院裏沒有比丘』那麼我就

除垢！除垢！

讓他瞧瞧僧院裏還有比丘在。」於是現化千比丘，充塞整個芒果林，有的補衣，有的染衣，有的誦經。僕人見後，驚惶折返報知：

「主人，芒果林整個都是比丘。」另一方面，周利槃陀伽就在兒唱著：

「千百化身周利槃陀伽，快樂地坐在芒果林，直待時到，方能告知。」

那時世尊語男僕：

「再到僧院去『周利槃陀伽，世尊叫你』」

「僕人照著去辦。」

「我是周利槃陀伽，我是周利槃陀伽。」

「尊師呀！大家都同聲的說是周利槃陀伽。」

。

「那麼你去向著第一個說『我是周利槃陀伽』的人的手抓住，其餘的人就會消失。」

僕人又照著去做，真如佛所說，其餘比丘皆消失了。而周利槃陀伽則由男僕陪同一起參加應供。

之後，世尊爲其開示身爲僧團比丘之幸及觀想法之殊勝說示之後，共眾離去。

晡時，眾集法堂共議世尊之特異稟質。

「摩訶槃陀伽不知周利槃陀伽的素質，說是『學了四個月連一首詩都不會，這愚鈍的東西』而把他趕出。而，世尊正覺者，依於無上教法，僅於一食之頃即令授受四無礙智且精通三藏。啊！佛力真是不可思議！」

世尊知彼眾共集於法堂相議此事，於是從臥而起，心想：「現正是時」。

於是世尊以其微妙音聲向比丘們問道：

「比丘們呀！現爲何事而集聚共論呢？」

「尊師呀！我們在此，別無不當之談，只是讚嘆世尊您的不思議力……。」

「比丘眾呀！周利槃陀伽依於我諸教法之中得到最大教義；在其前生，也是依於我之教法而得到最大財富。」的說道，比丘們懇請世尊說明其緣由，世尊便將其前生所隱之經緯加以說明。

從前，迦尸王國的波羅奈城由梵摩達多王統治，菩薩生於一富商家中，生性精明能幹，可以預知各種前兆。

有一天，他隨行國王途中，路見死老鼠，瞬間以星宿占卜而說道：「有見識的良家子弟，若拿這些老鼠的話，可以養妻做生意啊！」當此正好一名落魄的良家子弟聽到心想：

「這個人根本不認識，不可能會說吧！」於是就拿走老鼠賣給一商店做為貓食，而得到一丁點的零錢，再利用此薄額買砂糖放進一水袋中，沿途遇到一些由森林來作花環的人們，便各給他們一杓的糖水解渴，為此每個人給他一束花。變賣後，隔日又去買一些糖和水瓶到花園去，做花環的人們便將花叢分半給他，而得到八個銀幣。甚至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夜晚，王族家的庭園被刮的方寸零亂掉落了大量的枯木樹葉，園丁不知如何去丟棄它們，他藉此向園丁說：「將這些枯木樹葉給我吧，讓我幫你整理。」

「你拿去吧！」周南帝婆尸迦於是就到兒童遊樂的地方給孩童們一些糖，不久就把枯木樹葉全部整理乾淨放在庭園門口堆積如山。正巧，王族的陶工爲了替王族燒陶器正需一些木

材。於是周南帝婆尸迦賣了木材，得到十六銀幣和五個陶瓶，當他有二十四銀幣時，「我有方法」把離都城不遠地方放一個水瓶供給五百名割草的人們喝水。

「你很親切，我們該怎麼報答才好呢？」他說：

「往後有事的話，你們幫忙我就好了。」便到各處去與一些陸路商人、水路商人做好朋友。陸路商人告訴他說：

「明天，這都市的馬仲介商會帶五百頭馬來。」他聽到這些話知道機會來了，就去向割草的人們說：

「今天每個人給我一束草，並且在我未賣草以前，你們也不要賣。」他們都同意了，運了五百束的草到他家來，馬仲介商在城中無法得到馬草，便給他一千銀幣而得到那些草。數日之後，水路商的友人告訴他說：

「港口有大船要入港」

他靈機一動：「就這麼辦吧……」於是以八銀幣借來所有裝備的租車，威風凜凜的到渡

除垢！除垢！

船塢，在不遠地方紮營而居，便將所有的商品全壟斷招攬下來。於是大家都蜂湧而至周南帝婆尸迦那兒想得到商品，皆出高價向他購買。因此而獲得二十萬銀幣回家。

「知恩圖報」於是拿著十萬銀幣到周利伽富商家，富商問他

「你是如何獲得這些財產的呢？」他說：「依照你說的方法，正好四個月間得到的。」於是就把死老鼠發生的事從頭至尾道出，周利伽富商聽後心想：「既然這樣，這年輕人怎麼可以被別人得到。」因此就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成為他所有財產的繼承者。世尊開示過後，繼續唱言：

「明眼的賢者能以僅有的資金，
如吹起小火般把自己建立起來。」

「比丘們呀！周利槃陀伽依於我諸教法中現在獲得最大教義；其前生也是諸多財產中獲得最大財產者。」

就這樣，把前生和現在連結：

「那時的周南帝婆尸迦即是周利槃陀伽，而周利伽實際上就是我。」

你應當建造自己的依處，
急速努力為賢者。
拂除垢穢，沒有罪惡，
這些垢穢中，
最大的垢穢為無明；
比丘們！捨棄這垢穢，
成為沒有垢穢的人。

《法句經——垢穢》

密行的羅睺羅

◎釋湛定譯

這是世尊住在橋賞彌的拔達利加園時，爲決心修學的羅睺羅長老而說的。曾經世尊住在阿拉維城近郊的阿迦拉維靈廟。根據傳說，那時，許多善男信女以及出家眾，經常於日中時分聚集在靈廟，聆聽世尊說法。有一次，所有的女眾信徒和比丘尼們全部缺席，在場的唯有比丘和男眾信徒。於是，世尊的法庭改在夜中舉行。聞法之後，長老比丘們各自回寮就寢，而年輕的比丘與在家眾則一起睡在集會場所。熟睡後，橫七豎八睡姿百態，鼾聲四起，間或叩牙磨齒，一些難以成眠的人們，索性爬將起來，默默地觀察眼前這一幕熱鬧的情境，並因此事而請教世尊。世尊因此制定戒律規定「比丘與尚未受戒者同宿犯波逸提罪。」制戒後，隨即往赴橋賞彌。

那時，比丘對羅睺羅說：

「羅睺羅呀！世尊既然制訂了這條戒律規範，如今你只得自找住所了！」

話說制戒之前，比丘們基於對世尊的敬重，以及護持羅睺羅修學的決心，他們都會欣然

地迎請羅睺羅來與自己共住，並熱忱地爲他準備床榻臥具。但是，自從世尊制定戒律之後，眾等畏於犯戒，於是不再邀約羅睺羅來到自己的處所。而賢明的羅睺羅，他既不到父親世尊那兒，也不去打擾親教師或阿闍黎，乃至自己的叔父阿難的住處他都不願去，當然他更不打算去找舍利弗或目犍連。羅睺羅寧願住進世尊的廁所，或在梵天宮殿中小住。雖然佛陀的廁所設備完善，花香四溢，滿室香薰，入夜更是燈火通明。而羅睺羅卻也不是貪圖這些享受才住進那兒，他爲的是遵守教誡，秉持修學的決心而暫住於此。

爲了試探羅睺羅，比丘們經常將掃帚、畚箕等清潔用具拋置滿地，並有意地趁他經過之際，大聲說道：「喂！這是誰丟的呀！」這時，附合者會如是應答：「必定是打從這兒經過的羅睺羅所爲——」。

當此情境，羅睺羅尊者從不辯駁，他只是溫和而又謙順地說：「諸位師父！請原諒我吧！」隨即將散落一地的用具整理歸位。諸如此

類的試探，再再顯示羅睺羅修學的決心和毅力，以及爲人的謙和與忍讓之氣度。

某日的清晨，世尊站在廁所入口處咳嗽，湊巧羅睺羅也正在裏面咳嗽。

「是誰在這兒呢？」

「是我羅睺羅呀！」

說著來到世尊跟前。世尊一臉疑惑的問：

「羅睺羅——你爲什麼會睡在這兒呢？」

羅睺羅如實稟告：「世尊呀！因爲沒有住所，只得在此暫住了，還記得制戒之前，比丘們都會爭相接我一同共住，最近大夥因恐觸犯了波逸提罪，而不敢邀約我去同住。因此，睡在這裏，不致於打擾他人，同時也不會觸犯教誡。」

由於羅睺羅沒有個人的住所，又欲持戒清淨，所以夜宿世尊的廁所，此一事件引發世尊對於戒條的懸念，於是集合大眾，並對舍利弗問道：

「舍利弗呀！汝等可知羅睺羅住在那兒嗎？」

「不知道……」眾等異口同聲稱答。

半晌之後，世尊繼續道：「舍利弗呀！羅喉羅今天睡在廁所裏，像羅喉羅這樣都被汝等捨棄，那麼其餘出家的良家子弟們，你們又將如何對待他們呢？由此可見，因為教誡而使得大眾無法安頓，是我始料未及的。爲使大眾能夠安心辦道，今後對於未受戒者，一兩天內可以方便讓他們暫住，等到第三天住所固定之後，再請他們搬到自己的地方……」如此這般是世尊對戒律的補充說明。

那時，齊集講堂的比丘們正談論著羅喉羅的德行。其中一位如是說：「朋友呀！關於羅喉羅修學的決心和毅力是眾所目睹的。且看，這些日子，雖然他被要求自己去找尋安頓之處，但是，他卻未曾對任何人抱怨，也從不因爲自己貴爲世尊之子而要求與眾不同。他凡事依教奉行，於是，獨自默然的住進廁所。」

正當大眾談論得起勁之時，世尊來到講堂，坐上法席同時問道：

「比丘呀！你們聚在一起談說些什麼呢？」

「世尊呀！大眾一致讚嘆關於羅喉羅修學的決心。」

「汝等比丘！關於羅喉羅修學的決心不僅只是現在如此，曾經他的前生墮落在畜生道之時，也已經展露其修學的決心……」就這樣世尊道出羅喉羅過去生的事蹟。

從前，波羅奈城有位摩揭陀國王統領國家。那時，菩薩出生爲鹿，與群鹿棲息山林水邊。一天，鹿妹妹帶著子鹿前來造訪。並對菩薩鹿說：

「鹿哥哥呀！請教導您的外甥，學習應對環境的計策吧！」

於是，子鹿跟隨菩薩鹿學習應對進退的計策。有一天，子鹿與鹿群追逐嬉戲，遊走騁馳於原野叢林，玩興正濃之際，不留意竟然跌落陷阱，隨即悲鳴哀嚎不已。此時，鹿群競相逃離現場，並慌忙的告知子鹿的母親。爲了子鹿的安危，母親飛也似地趕忙來到菩薩鹿的跟前問道：

「鹿哥哥呀！您的外甥可曾學會應對的計策……」。

菩薩謂：「鹿妹妹，你且不用擔心，你的兒子絕不會有災難的，那孩子已經練就一身的功夫，你大可笑著安心的回家，等待兒子的歸來吧！」

且說陷身於困境的子鹿，經過一陣悲鳴之後，牠掙扎著以脇腹就著地面，腿兒升直橫躺下來，並使盡全力以腳蹄踢打草地，同時洒了一泡尿，將頭倒立，讓舌頭自然垂落，並以唾液濕潤周身，藉以吸入空氣而使身體膨脹，眼球使勁地向上翻，僅以上面的鼻孔呼吸，而下方的鼻孔則全然停止呼吸，如此這般地虛張聲勢，同時鼓脹著僵硬的軀體，假裝死神親臨靠近。一時之間，群蠅蜂湧而至，烏鴉虎視眈眈地棲息等待。當獵人到來之時，習慣性地拍打著鹿兒的腹胸並自言自語的說道：「是今天早上掉落的吧？看來已經開始腐敗了……」。說著將纏繞鹿兒的繩子慢慢地解開。「就地宰割，然後把美味的鹿肉帶回家吧！」獵人喃喃自

語並幻想盤中鮮美的餐食，一點也不疑有它的逕自離開，去找尋枝葉柴薪，正當此時，敏捷機智而又訓練有術的鹿兒，突然站起來，快速地搖擺著身子，同時伸長了脖子，以大風吹散雲彩般的速度狂奔回母鹿的懷抱。

「比丘眾呀！羅睺羅修學的決心不僅只此一生，他的前世也曾經這樣勇猛精進呀！」

以此說法，世尊連結了過去生和現在，並說道：

「昔日的外甥子鹿就是羅睺羅；昔日的母鹿是優鉢羅色；而昔日的菩薩——伯父鹿實際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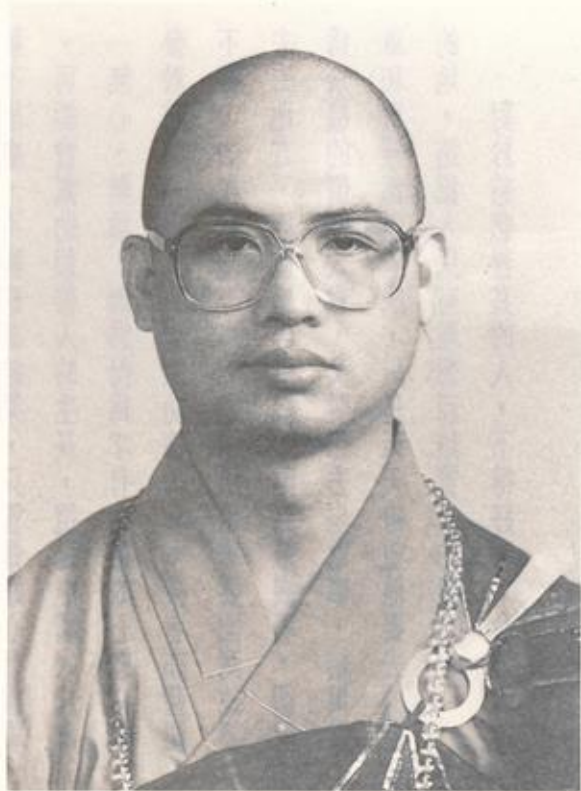
會訊：

八十三年農曆八月十五日是菩妙老和尚，晉山三十週年的紀念，本寺為感念老和尚三十年來主持寺務的辛勞，以及領眾修行的懇切，特擴大舉辦各項慶祝活動。因限於場地，慶祝活動將分兩天進行：

第一天八月十四日，在本寺大雄寶殿前，依區公所之貧戶名冊發放貧戶救濟金。特邀請週日兒童學佛班的小朋友們，表演精彩的遊藝節目。

第二天八月十五日，由元亨禪寺附設之婦女會、慈善會、唸佛會以及元亨禪寺相關之寺院信眾們，假本寺廣場舉辦園遊會。排設的攤位，應有盡有，琳瑯滿目。當日各攤位以點券收付，所得之款項，將悉數作為救濟基金之用。

此外，元亨禪寺為了紀念此一有意義的活動，特印製精美的寺誌，供各界人士索取。屆時恭請諸山長老、法師、善信大德蒞臨指導，共襄盛舉。



解三世冤不可思議的——

慈悲三昧水懺弘法大會(第三期)

恭請諸山長老、法師、善信大德蒞臨指導，共襄盛舉。

主講：上會下寬法師

主題：慈悲三昧水懺

日期：民國83年8月23日～27日

(五天)

地點：元亨寺 梵音講堂

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七號

電話：(〇七)五二一三二三六～九



◎人生在世，做好事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並不要抱著今生或來生就必須要嘗到好的果報的態度。

但有人今生非常慈悲，命運卻很坎坷，不斷遭到橫禍或失敗。如果說前生惡業必須由今生償還，我覺得很不公平。

請問您們或佛陀是如何看待輪迴呢？是什麼在操縱輪迴呢？

（新加坡張碧杰問）

施恩不望報，是中國人傳統的美德。唯求現在的努力，不觀察亦不想其結果如何？或是唯求將來之結果而不觀察亦不想現在之行動如何？前者可能會被讚歎為智者或賢人，後者也可能會被責為無實踐的空想者。其實此兩種人，在佛教的立場看，都不是很理想的。猶如布施，只管付出給予，不追蹤所支付之布施，是否能使對方真正的受益？是否應該受救援的人不得救援，而不該受救濟的人則大獲其利？這種不考慮、不觀察其結果，只管做好心行善事，可能會幫助假善人的生長，這是中國人凡事「無心、無為、無為而為才有功德的心態（請參看前期「有相布施的功德」）。後者亦甚要不得，如在車站等車，知道這班車要開到他要去的地方，但他想坐飛機，跑到飛機場，卻認為飛機的價錢太貴，又要想去坐電車，結果電車和飛機都坐不成，只是天天瞭望他要去的目的地，這種人只有理想而無實行的能力。

對於慈悲善良的人，不得好報，命運坎坷

，災難臨門。善行遭到惡報，在現實上找不到答案，即推到過去世的業力或命運去負擔。這是中國人的善惡觀，和佛教，特別是與原始佛教一點關係都沒有。慈悲是否理智，是否和智慧相應的慈悲，如果和智慧不相應的慈悲善良，只能說是愚誠或愚直，今日佛教中這種人太多了，所以變成不知什麼是信仰，什麼是佛教，什麼是邪信邪教。災禍及事業（謀生能力）的失敗，和前面的慈悲善良應通過智慧去思索。災禍有天災、地變、人禍，而禍又分別有因身、口、意所引起之禍害，所以災禍和事業的失敗不必有因果關係。如常發生車禍而死亡的地點，路面的彎度、寬狹、視線；陰雨天氣及人的疲勞、精神反應等，對於車禍有很大的影響，如近九十度的彎路，時速限定十五公里，開時速八十公里試試看，因道路不會判斷，亦不會保佑您是慈悲善良的人，所以在固定彎度，限制一定的速度，超越速度再加精神反應不佳，不分善人惡人都會通通歸於死亡。這種常災地點，必須追究其原因，改善路況，提高安

全駕駛；但台灣好多地方都相信枉死者冤魂不散，而樹立阿彌陀佛的石牌，以救度冤魂枉死鬼，卻不改善路況，這是中國人信仰的特點。這種人，我稱之為愚直、愚誠的信仰，所以災禍的高發生率是永遠存在的。這種人只知其結果而不知其原因，並且從現實的原因，推為過去之業力去擔當，這種信是否是正信，是否真正信仰佛教的因果論，不待解說，讓大家去思考和反省好吧！

事業的失敗亦是一樣，天公疼癩人，是農業社會的美言，但在商、工業競爭激烈的時代，用台灣俗語說：「這種人做鬼亦得不到應菜湯（空心菜，事鬼用的。）」事業的失敗，要追究其失敗的原因，不懂經管方法，不知資訊情報，再仁慈，再善良亦會失敗的，要正確知佛教的因果論，請多閱讀阿含經，對於業報輪迴，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及大乘佛教都有很多不同的主張，非三言兩語可以言清，故留待日後有機會才作精細的研究。

（吳老擇答）

◎佛教徒認為唸阿彌陀佛，對往生有幫助，如有人不是佛教徒，行為舉止很慈悲，捨己為人，但他不會唸經，如此在往生時和阿彌陀佛的感應力是否就比較差呢？

（新加坡張碧杰問）

念阿彌陀佛或臨命終時，幫助念佛、或念普佛，是助人往生善處的善行，現在亦成為中國佛教文化之一，有效或沒有有效？這是宗教上的心理問題，對一些沒有信佛的，因幫他的祖先父母助念而起信佛教亦有方便化度的價值，但太過虛玄神秘，則有「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之嫌。佛教本是主張依業（惡或善）受報，注重平時之善行，而非偏重於臨終時的一念。

（吳老擇答）

◎當你生氣時如何控制你的無明煩惱使生氣降到最低？

（本題由元亨佛學院師生提供）

- ①首先我以「沈默是金」保持冷靜、安定的態度。
- ②避開人群，獨處思惟事情的原委，並自我檢討。
- ③將佛法應用於事情之上，對經歷過的事將會有更深一層的體悟。
- ④與善知識互相切磋，藉由他人客觀的看法來提醒自己，才不至陷一己於無明煩惱的深淵。

（葉金英）

①探討煩惱之起因：首先探求何以被無明攪擾。

②心轉境：了解原因之後，以心轉境，並藉佛法之緣起無常觀來對治無明煩惱。

③尋求心靜之方法：如禁足不與外界能擾

心之事物接觸。

④視無明煩惱為鍊達身心的一環，於是無明煩惱自不成其為無明煩惱。

（釋融德）

找出生氣的原因，到戶外看看大自然的景色，心胸豁然開朗。或者是禮佛誦經，管它妄想橫飛，怒氣沖天，藉由虔誠的唱誦使心境平和，再好好地休息一番。

（釋德智）

無明煩惱從何而來？這是一個修行者，時刻要提醒自己的，然而，人往往自我欺蒙，我們怎麼可能不了解自己的粗煩惱呢？只是我們扯不掉這張面具，永遠在與內心搏鬥罷了！為此，當煩惱生起時，所持有的態度：①加行法，以持咒、禮拜、懺悔，化轉生氣時的「我」，了解此非自性之「我」，而只是無明的造作。②以觀照降之，任何事件乃因人而導致，且透過

佛法來觀照人我之關係，生生世世彼此互為親屬，藉由對親人的執愛之情將忿怒轉化。目前個人所抱持的態度，最主要的是在事相上之我見，清楚明白地了解較粗的煩惱，進而在修鍊中真能明察微細煩惱，使內心達至清淨。

（釋天聲）

①轉移視線②誦經拜佛③戶外走走④請善知識引導。

（釋光慧）

思惟佛陀所教：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不能忍，遇境被境所轉者，即不能稱為入道「智慧」之人。世間相，皆幻化無常，虛妄不實的，我人因業障故，而有此眼、耳、鼻、舌、身等五根，無法像解脫自在的聖者，這已經夠悲慘了，若再令此五根妄執外在之六塵，以為實有，乃至發怒生氣，豈不若盲上加癩更復可

憐？

（釋融亨）

當我生氣時，首先是提醒自己，我是一個學佛的人，必須學佛的慈悲、忍耐，怎可起無明煩惱？可是自己畢竟還是凡夫，氣還是無法平復，只好暫時離開令我煩惱的境界，慢慢以念佛來調整心念，讓心專注在佛號上，直到心境不再激動，再以冷靜的態度，分析令我生氣的原因。

（陳淑華）

當瞋心起時，通常我都先行懺悔，然後告訴自己「現在正在造地獄的因，將來要受無量的諸苦，值得嗎？」再來，以慈悲心去觀想對方，也正受著無明煩惱的繫縛，他的痛苦或許更多，我們當學佛菩薩的悲愍去救護他，豈可再生瞋恨，這正是訓練我們修行的方法，如是想時，則瞋心即能降到最低。

（宋乙玉）

首先克制怒火，使它儘量不爆發，並作如是想：若自己和對方生氣，甚至於謾罵，那自己的修養豈不是和對方一樣，如此想心則較能平息。窗外有藍天，投向自然，舒展心胸，想想佛陀的莊嚴相，這樣無明煩惱即使不能完全消除，但也會降到最低。

（林怡伶）

時常思惟經典中所教導我們的方法，所謂學佛就是學習佛陀的精神。當無明煩惱升起時，仔細想想自己為什麼要學佛？學佛的目的何在？如此情緒也就較能控制，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習氣，思想也不盡相同，因此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來衡量他人，不必要求別人與我們看法相同，如此便可減少許多生氣的機會。

（柯素秋）

ence enjoyment or aversion over it? To put it simply, do we still get lost in our thoughts? Yes, we do. If we don't like something, we react with aversion; if we do like it, we react with pleasure. The mind becomes defiled and stained. If this is the case, then we must see that we still have faults, we are still imperfect, and we still have work to do. There must be more relinquishing and more persistent cultivation. This is what I mean by studying. If we get stuck on anything, we recognize that we are stuck. We know what state we're in, and we work to correct ourselves.

Living with the teacher or away from the teacher should be the same. Some people are afraid. They're afraid that if they don't walk meditation, the teacher will upbraid or scold them. This is good in a way, but in the true practice, you don't need to be afraid of others. Just be wary of faults arising within your actions, speech or thoughts. You must guard yourselves. "Attano jodayattanam" - "You must exhort yourself." Don't leave it to others to do. We must quickly improve ourselves, know ourselves. This is called "studying," cultivating and relinquishing. Look into this till you see it clearly.

更多持續的「培養」。這是我說研究的意思。如果黏著了任何一樣事物，我們覺察我們被黏著；我們知道我們正處於什麼狀態，我們努力去修正我們自己。

和老師同住或是和老師分開住，應該是一樣的。有些人害怕，他們害怕如果他們不行禪，老師就會責罵他們。從某方面來講，這是好的，但在真正的修行上你是不需要害怕別人的，只要留意你自己內裡身、語、意過錯的生起就行了。當你見到在你身、語、意上的過失時，你必須警惕你自己；Attanojodayattanam—「你必須告誡你自己」，別留待他人來告誡。我們必須迅速地改善自己，明瞭自己，這便稱作「研究」—培養和放棄。洞察這一點，直到你清楚地看清它為止！

早、晚你們會一起唱誦，現在你也應該努力。這些是你們明確的責任，請你們讓自己專心致力於此。

你們知道吧！那些穿著僧服只是在「殺時間」的人，並沒有什麼力量。這是疑慮不安、患思鄉病、迷惑……的人，你看到了嗎？這些是不把心放進修行的人，他們沒有什麼工作做。我們不能只是在這裡無所事事。當一位佛教的僧人或沙彌，你吃、住得很好，你不該將它視為理所當然；耽著欲樂是危險的事。努力去找尋你自己的修行，增長你的修行，逐次漸增地告誡你自己。無論有什麼過失，用功去矯正，別迷失於外在了。

熱忱勤勉的人從不錯失行禪和禪坐，從不中止抑制和鎮靜的維持。只要觀察這裡的出家人，無論是誰，用過餐，並做完在那兒可能有的任何工作後，便會掛上僧服去行禪。而當我們行經他的茅蓬，我們看到行禪的道路，一條磨損的小徑；我們經常看到一這比丘是不對修行厭倦的；是精進的人，有熱忱的人。

如果你們所有的人都像這樣奉獻自己於修行，那麼，將不會有許多問題產生，如果你不與修行同住一行禪和禪坐就只不過是旅遊罷了！不喜歡這裡你便旅遊到那邊；不喜歡那邊，你便旅遊回到這兒。就是那樣，依本能到處走。這些人不堅忍，那是不夠好的！你不須要做很多的遊歷，只要待在這裡，開展修行，詳細地學習。旅遊可以留待以後，旅遊並不困難。你們大家，努力吧！

興隆和衰敗都依這而定。如果你真想要適當地做好事情，那麼研讀和修行便要均衡，兩者一起應用。就好像身和心一樣，如果心自在，身體無病而健康，那麼心便會變得鎮定；如果心是迷惑的，縱使身體強壯，也會有麻煩，更不用說當身體不適的時候。

禪坐的研究就是「培養」和「放棄」的研究。這裡我說的研究意思是：每當心經驗到一種感覺時，我們仍然執著它嗎？我們仍然繞著它製造問題嗎？我們仍然在它上面感受快樂和憎惡嗎？簡單地說：我們仍然迷失在我們的想法裡嗎？是的，我們是這樣。如果我們不喜歡某種事物，我們會感到憎惡；如果我們喜歡它，我們便會感到快樂；這顆心變髒且染污了。如果這樣，那麼我們必須知道我們仍然有過失，我們仍然不完美，我們仍然有工作做。那必須有更多的「放棄」和

protects you on one level, so you should all devote yourselves to the practice. You've done walking meditation before, now you should also walk. You've done sitting meditation before, now also you should sit. In the past you've chanted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and now also you should make the effort. These are your specific duties. Please apply yourselves to them.

Those who simply "kill time" in the robes don't have any strength, you know. The ones who are floundering, homesick, confused...do you see them? These are the ones who don't put their minds into the practice. They don't have any work to do. We can't just lie around here. Being a Buddhist monk or novice you live and eat well. You shouldn't take it for granted. "Kamasukhallikanuyogo" is a danger. Make an effort to find your own practice. Increase your practices, increasingly exhort yourselves. Whatever is faulty, work to rectify, don't get lost in externals.

One who has zeal never misses walking and sitting meditation, never lets up in the maintenance of restraint and composure. Just observe the monks here. Whoever, having finished the meal and any business there may be, having hung out his robes, walks meditation - and when we walk past his "kuti" we see the walking path a well-worn trail, and we see it often - this monk is not bored with the practice. This is one who has effort, who has zeal.

If all of you devote yourselves like this to the practice, then not many problems will arise. If you don't abide with the practice, the walking and sitting meditation, there's nothing more than just travelling around. Not liking it here, you go travelling over there; not liking it there, you come touring back here. That's all there is to it, following your noses everywhere. These people don't persevere. It's not good enough. You don't have to do a lot of travelling around. Just stay here and develop the practice. Learn it in detail. Travelling round can wait till later. It's not difficult. Make an effort, all of you.

Prosperity and decline hinge on this. If you really want to do things properly, then study and practise in proportion; use both of them together. It's like the body and the mind. If the mind is at ease and the body free of disease and health, then the mind becomes composed. If the mind is confused, even if the body is strong, there will be difficulty, let alone when the body experiences discomfort.

The study of meditation is the study of cultivation and relinquishment. What I mean by study here is whenever the mind experiences a sensation, do we still cling to it? Do we still create problems around it? Do we still experi-

事實上，在我們的修行中，當你行禪時，你應該真正下定決心去步行；禪坐時你應該就專注在那件事上。不論是在行、住、坐或臥上，你都應該努力保持鎮靜。然而，當人們做了太多的研讀時，他們的心充滿了文字，書本使他們興奮異常，以致忘了自己；他們迷失於外在了。而今會這樣，只是因為那些沒有智慧的人，他們無所抑制，沒有持續正念。對於這些人來說，研讀會是退步的一個原因。當這樣子的人忙於讀書時，他們不做任何的禪坐或行禪，而變得越來越沒有節制了；他們的心變得愈來愈迷亂。漫無目的的閒談，缺乏抑制，聯誼交際變成了日子的常規；這是使修行衰退的原因。原因不在讀書本身，而在於某些人不用功，他們忘卻了他們自己。

事實上，經典是修行道上的指針，如果我們真正了解修行，那麼，閱讀或研讀都是禪坐的另外一面。但是，如果我們讀書而忘了我們自己，便會引來許多的言談和沒有結果的活動。人們拋棄禪坐的修行，而不久便想要還俗。那些大部分研讀失敗的人，很快便還俗了；那並非研讀不好，或是修行不正確，而是人們不懂得測試自己。

有鑑於此，第二次雨期安居時，我停止了教授經典。多年以後，越來越多的年青人前來出家。他們有些人對律法一無所知，對內容一點也不懂，因此我決定去矯正這種情況，要求那些已經學習過的學長比丘來教，而他們也一直教導到現在。這就是為什麼在這裏我們也有研讀的原因。

雖然如此，每年當測試結束時，我便要求所有的出家人去重建他們的修行。凡是和修行沒有直接關係的一切經典，都存放到櫃子裡。重建你們自己，回到規律的標準上。重建共同的修行，諸如大夥兒一塊做每日的課誦。這是我們的標準。縱使只是為了去對抗你自己的怠惰和瞋心也要做，這有助於勤勉。

別拋棄你們的基本修行：吃得少、說得少、睡得少、抑制和鎮定、遠離及規律的行禪和禪坐，在適當的時間裏，有規則地聚集在一起。請你們每一個人都依著這些而努力，別讓這殊勝的機會浪費掉了。修行吧！你有機會在這裡修行是因為你在老師的指導下生活；他護持你在一個水準上，因此你應該完全奉獻自己於修行。以前你有行禪，現在也應該行；以前你有坐禪，現在你也應該坐；過去，

Actually, in our practice, when you do walking meditation, you should really determine to walk; when sitting in meditation, you should concentrate on doing just that. Whether you are standing, walking, sitting, or lying down, you should strive to be composed. But when people do a lot of study, their minds are full of words. They get high on the books and forget themselves. They get lost in externals. Now this is so only for those who don't have wisdom, who are unrestrained and don't have steady "sati." For these people studying can be a cause for decline. When such people are engaged in study, they don't do any sitting or walking meditation and become less and less restrained. Their mind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stracted. Aimless chatter, lack of restraint and socializing become the order of the day. This is the cause for the decline of the practice. It's not because of the study in itself, but because certain people don't make the effort. They forget themselves. Actually, the scriptures are pointers along the path of practice. If we really understand the practice, then reading or studying are both further aspects of meditation. But if we study and then forget ourselves, it gives rise to a lot of talking and fruitless activity. People throw out the meditation practice and soon want to disrobe. Most of those who study and fail soon disrobe. It's not that the study is not good or that the practice is not right, it's that people fail to examine themselves.

Seeing this, in the second Rains Retreat I stopped teaching the scriptures. Many years later, more and more young men came to become monks. Some of them knew nothing about the Dhamma-Vinaya and were ignorant of the texts, so I decided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asking those senior monks who had already studied to teach, and they have taught up until the present time. This is how we came to have studying here.

However, every year when the exams are finished, I ask all the monks to re-establish their practice. All those scriptures which aren't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 practice, put them away in the cupboards. Re-establish yourselves and go back to the regular standards. Re-establish the communal practices such as coming together for the daily chanting. This is our standard. Do it even if only to resist your own laziness and aversion. This encourages diligence.

Don't discard your basic practices: eating little, speaking little, sleeping little; restraint and composure; aloofness; meeting together regularly at the appropriate times. Please make an effort with these, every one of you. Don't let this excellent opportunity go to waste. Do the practice. You have this chance to practise here because you liv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eacher. He

佛教英文文摘

Buddhist English Digest

以下文章選錄自法園編譯群，所譯之阿姜 查系列——
中之一篇文章。

維 持 標 準

從佛陀時代到現在，在所有的團體中，不管他們用的是什麼方式，如果住在團體中的人沒有互相尊重，他們便不能成功。不管他們是住於俗世的團體或是隱居的團體，如果他們缺乏相互的尊重，他們就不能團結一致。如果沒有相互的尊重，疏忽便會產生，而修行終會退步。

我們的佛法修行團體，住在這兒至今大概有二十五年了，雖然不斷地在成長，但也可能走下坡；我們必須了解這一點。但如果我們都小心謹慎，能夠互相尊重，並繼續去維持這修行的水準，我想我們的和諧將會是穩固的。作為一個團體，我們的修行將會一直是佛教成長的泉源。

談到有關研讀和修行，它們是成對的。由於讀書和修行的合作無間，佛教得以成長和興隆直至今日。如果我們只是以一種不在意的方式學習經典，疏忽就會產生……。例如，在這裡的第一年，我們有七位比丘結雨期安居。那時，我想：「只要出家人一開始準備佛法考試，修行似乎便退步了！」想到這一點，我試著去測定這個原因，因此，我開始去教導在那兒雨期安居的七位比丘。每天，從餐後直到晚上六點，我教導了大約有四十天。比丘們前去應考，他們全都通過了。

那樣當然很好，但對於那些不夠慎重的人來說，卻有某種困難。讀書，是須要在背誦和複習上面花很多功夫的，那些沒有約束且話多的人，會對禪坐修行逐漸地放鬆而花上所有的時間去讀書、複習及記憶。這導致他們拋棄他們的老規矩——他們修行的標準。而這種事是常發生的。

因此，那就是，當他們結束了研讀也通過了考試後，我可以在比丘們的身上，見到一種改變——不行禪了，只做一些禪坐；而聯誼交際卻增加了，抑制和鎮靜也都較差了。

佛教英文文摘

Buddhist English Digest

Maintaining the Standard

In all communities, from the time of the Buddha till the present, no matter what form they may take, if the residents have no mutual respect they cannot succeed. Whether they be secular communities or monastic ones, if they lack mutual respect they have no solidarity. If there is no mutual respect, negligence sets in and the practice eventually degenerates.

Our community of Dhamma practitioners has lived here for about twenty-five years now, steadily growing, but it could deteriorate. We must understand this point. But if we are all heedful, have mutual respect and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 standards of practice, I feel that our harmony will be firm. Our practice as a group will be a source of growth for Buddhism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Now in regard to the study and the practice, they are a pair. Buddhism has grown and flourished until the present time because of the study going hand in hand with practice. If we simply learn the scriptures in a heedless way, negligence sets in. For example, in the first year here we had seven monks for the Rains Retreat. At that time I thought to myself, "Whenever monks start studying for Dhamma Examinations, the practice seems to degenerate." Considering this, I tried to determine the cause, so I began to teach the monks who were there for the Rains Retreat - all seven of them. I taught for about forty days, from after the meal till six in the evening, every day. The monks went for the exams and it turned out there was a good result in that respect, all seven of them passed. That much was good, but there was a certain complication regarding those who were lacking in circumspection. To study,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lot of reciting and repeating. Those who are unrestrained and unreserved tend to grow lax with the meditation practice and spend all their time studying, repeating and memorizing. This causes them to throw out their old abiding, their standards of practice. And this happens very often. So it was that when they had finished their studies and taken their exams I could see a change in the behaviour of the monks. There was no walking meditation, only a little sitting, and an increase in socializing. There was less restraint and composure.

元亨夜間佛學研修班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國曆八月底止。歡迎旁聽！

資格：對佛學有興趣，無不良嗜好之社會人士，年齡、學歷不拘。

上課時間：初級國語班每星期二、三

初級台語班每星期三
專修台語班每星期二晚上 7:30 至 9:30
專修國語班每星期六

上課地點：元亨寺光明樓地下二樓

開學日期：八十二年國曆九月四日下午二時

在元亨寺梵音講堂開學典禮。

費用：全免。(需書包者繳費三百元)

元亨寺週日家庭教育學佛班

課程內容：佛學、中國結、紙黏土

上課時間：兩星期一次，上午八點至十一點

卅分止

上課日期：九月十一日

元亨寺星期日兒童學佛班

課程包括佛學常識，梵唱、書法、念佛、才藝等，使參加者能共浴於佛法中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元亨街7號

電話：(07)五二一三三三六—九臻慧法師

額滿為止。

參加對象：九歲至十五歲(國小二年級至國中三年級)

贊助妙林月刊

馬明穗	100
劉煥中	1000
謝依蓉	300
鄭安雄	1000
羅穆彰	300
張秀珠	600
朱芳宜	500
三寶弟子	4100
王秀梅	500
鍾曾美香	500
陳嘉祥	500
苑廣通	3000
釋淨解	1000
陳榮生	100
萬佛寺	2000
釋印真	500
朱素珠	500
鄭惠月	1000
蘇榮祥(功德迴向雙親)	500

贊助南傳大藏經

洗塵法師	US 200
程坤城	1000
陳詠汝	100
中華彩色公司	2000
陳素英	1000
陳靖媛	1000
廖純玉	1000
江秀華	3000

本期贊助功德芳名錄

—— 謹此讀誦受持迴向 ——

普施有情衆生

願消三毒諸煩惱 願得無上戒定慧
願諸衆生皆念佛 願同往生成佛道

贊助妙林月刊

吳章豪	12000
吳瓊琪	
吳瓊琪	
柯昌	
柯楊榮香	28000
柯一正	
柯陳麗如	
靳金葉	500
黃愛婷	1000
王蔡玉雪	1000
羅世幸	5000
陳宏安	1200
洪小惠	
林茂生	1000
林李景春	
簡銘宏	2000
簡朱珍	1000
簡文志	1000
三寶弟子	1000
楊碧珠	4000
周永昌	1000
陳詠汝	100
朱素珠	500
三寶弟子	1000
柯素萍	300
黃玉鳳	2000
盧佑銓	
周梅香	1000
(功德迴向亡者盧魏榮)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40376967							
戶名		妙林月刊雜誌社							
收款人		妙林月刊雜誌社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40376967							
戶名		妙林月刊雜誌社							
收款人		妙林月刊雜誌社							

新台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並註明數目加一幣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住址		電話	

姓名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住址		電話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錄後寄交帳戶

千	百	元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經辦局號	帳號	工作站號	存款金額
登錄編號		日期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地址、電話、存款金額等項，必須與通知單一致，如有錯誤，請於收到通知單後，立即向本聯經劃撥中心或本聯經劃撥中心存查處，以便更正。二、本聯經劃撥中心，為便利存款人，特設存款人自行存款處，以便存款人自行存款。三、本聯經劃撥中心，為便利存款人，特設存款人自行存款處，以便存款人自行存款。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對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通	請於所需之項目上打、
信	☐ 漢譯南傳大藏經預約款——月份
欄	☐ 助印南傳大藏經
	☐ 助印妙林月刊雜誌
	☐ 助印佛經
	☐ 請寄 ☐ 請勿寄 憑證及感謝狀
	☐ 其他：

歡迎隨喜贊助·福慧更增長 追求心靈淨土·人生更圓滿

請存款人注意

- 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奉送」資費郵票。
- 一、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
 - 二、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三、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 四、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創刊日／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元月一日
發行日／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十五日
社長／釋菩妙
發行人／吳老擇
總編輯／吳進生
編輯／妙林編輯小組

編輯部／元亨佛學院

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
電話：(07)533-0186
傳真：(07)551-2138
文山工房
高縣鳳山市青年路二段六五〇號
電話：(07)741-3995
傳真：(07)741-4004
台北連絡處(妙林學苑)
台北市寶清街18之一號2F
電話：(02)769-9508 · 719-9157
傳真：(02)762-6134

發行所／妙林雙月刊雜誌社
社址／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元亨寺)
郵撥／4037696-7
帳戶／妙林月刊雜誌社
印刷所／緯群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07)271-5043

記局版台誌第7157號
傳真：(07)282-5594行政院新聞局登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413號執照登記為雜誌

家庭兒童教育學佛班活動

在師父的引領之下，小朋友莊嚴、虔誠地繞佛一景。



沉浸在書香筆墨中頗有書家的風範。



家庭的學教育學佛班，歡迎您參與，共浴佛法大趣。



在老師巧思的指導下，小朋友賦予紙花無限的生命和活力。



漢譯南傳大藏經

欲護聖法財，「漢譯南傳大藏經」者是。若佛子輾轉相閱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

與眾共探究佛教的智慧，充實個人的佛法正見，開拓無限美好的人生，更可成為佛的正法傳承者。

漢譯南傳大藏經

海外每冊郵資(航空)
歐美NT150 亞洲地區NT120
(全套共70冊)

律部	5冊	
中部	4冊	已經出版
相應部	6冊	

妙林月刊合訂本

第二卷 NT500

第四卷 NT400

雜阿含經之研究一冊 NT250

